

歷史綱鑑

三十三卷  
三十三卷



伊  
744  
17



伊門  
744  
卷 11



鼎鑿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一

欽宗皇帝

諱桓徽宗長子也初封定王會金人入寇被擄遂得位去立二年金人入寇逼之北行

丙午靖康元年

金天會四年○西遼延慶二年○夏元德七年

正月詔中外臣庶實對言得失

石文莊曰

按史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沮抑言者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謔嗚呼後世為國者常

城門言路  
開閉

金人入相濟州

相濟二州名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颺方平帥

禁旅屯於黎陽

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

新橋金兵未得濟既而方平師潰奔還河北河東踞制置副使何瑾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今大名府滑縣聞方平潰亦棄師歸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敢巨金人遂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庚午金師

取滑州。綱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悅同知院事。

綱麻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勣歸田里，黼至雍丘盜殺之。  
開府尹 曹昌然 ○綱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帝聞，韓離不濟河，即遣人殺之。

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蔡攸童 貫皆從行於是百官多潛遁。辛巳，上皇至鎮江。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悅副之。金幹離不既濟河，守執議請帝暫幸襄  
鄧州今襄陽府 鄧州今南陽府 鄧州今南陽府以避敵鋒。吳敏曰：京師百萬生靈，奈何棄之？臣願留

守以救一城。行營參謀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

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

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留守。

以李綱為東京留守

願留守以救一城

李綱莫能將兵否

李綱願以死報

李綱諫帝

六軍皆拜 伏呼萬歲 李綱治守 戰之具

綱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留守之命，復為帝力陳不可出幸之意。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令勿致疎虞。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綱遣使督諸道兵入援。

綱金幹離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道君皇帝第九子 韋賢妃所生及少宰張邦昌、性為質。綱時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聞城中有備，欲退師。帝召群臣議之。李邦彥等主割

安危在此  
一奉

地請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是夜金人來攻宣澤門。李綱敗之。斬首百餘人。至旦始退。甲戌命李稅使金軍。韓離不謂之曰：「若議和當輸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內等借來索賂要質。凡金人所要求皆邦彥藥師教之也。稅至李邦彥勸帝從之。帝括借都城金銀。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旅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也。李

三鎮國之  
屏蔽

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為計。議使秦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河。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

**張時泰曰**：其請而至於離不之軍必有懼服金虜之言。如顏真卿之於李希烈。韓退之於王庭。是也。汴圍未必不可解。而康王未必為質矣。况和之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力有所偏重。則和終不可議矣。今韓離不圍京師。則其勢力之偏重於金也。明矣。尚何以和為議哉。和曰：議者金虜之詐也。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自和。况議乎哉。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致國破君辱者。天乎。人也。何尤。

金兵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斬其將校十餘。殺其眾數千。何灌方戰而死。金師退于孟陽。金從康王之請。解圍退師。馬忠敗金人于天順門外。金騎大掠於城下。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金師遂收斂為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志收金

神師道師  
師入援  
天下稱焉  
老種

金使拜跪  
稍如禮

欽宗不遂  
二公之願

師道言婉  
而直

神師道姚平仲諸道勤王兵至汴京金人稍北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種見帝言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旨與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擬史以防  
時為諫議  
大夫兼侍  
講謝表

以楊時為  
諫議大夫

虎豹自投  
陷奔中

以楊時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曰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為三路大帥棄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閩人覆軍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綱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幸賜死太學生陳數其罪惡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至八角鎮鎮送之

九綱監甫

宋欽宗三十一卷

四

曰舉事姚平仲慮功名獨歸神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為言帝以語綱綱主其議帝曰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弟師中至平仲請先期擊之遂師步騎萬人夜斫敵營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師復圍汴城李綱帥諸將出封丘門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神臂弓射三百步能洞札最為利器

**綱**金幹離不使王汭來詰責違誓用兵之故且更召他王為質時金青提督張邦昌

**綱**因罷李綱以謝金人發親征行營司動金人異之故更召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

**綱**字文虛中如金師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綱**大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當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樹壞登聞

綱為石承充京城四壁防禦使眾皆奮躍既而

陳東得好惡之正除元祐黨禁

擬宋以楊時為國子監祭酒謝表

以楊時兼國子祭酒諸生忠於朝廷

三者救時之公務

歷書存冊有可觀矣

張時泰曰上書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可以崇正學次書以苑囿宮觀

金幹離不使王汭來更以肅王樞為質於金康王構還

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畀金人金幹離不退師北去京師解圍乙

三鎮以金人

已幹難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肅王從之京師解嚴不洽裝也不洽裝也頌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浪子宰相

綱李邦彥免綱李邦彥免綱邦彥無所建明惟與白時中張邦昌等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至是陳東上書請斥之遂免人目為浪子宰相至是陳東上書請斥之遂免綱姚古綱姚古神師中折彥質等帥師入援詔古等追送金師古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送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將士踴躍而去

師道名將

綱神師道罷綱神師道罷綱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咸信服之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不老趙克國而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

老將收功

師道星老可用

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師道擊之帝亦不聽

廣義

師道為特名將華夷著稱而金人素所忌憚者也當國步艱難之日無故而奔名將適足以壯敵人之志而自促其敗也

丁南湖

師道自世衡立功威動羣虜師道自世衡立功威動羣虜諸子古等俱有將才至其孫師成之當用也特恐其戰勝攻取結怨於金而不遂一時苟安之志故託言其老以罷之耳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金粘沒喝入威勝軍今沁州遂次于澤州先是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閔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

張確死節

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

此虜所以笑無人

呂氏中曰呂氏中曰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開河之險此虜

綱治開邊罪貶蔡京等爵有差綱治開邊罪貶蔡京等爵有差以陳東之言也時綱梁方平伏誅綱以蟲豸為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自初太上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

綱治開邊罪

綱以蟲豸為東南發運使

綱

李樞密議時廷杖

徐處仁言不當矣三

密院事

革弊當以漸

從道踏籍籍言等為變朝議以聶昌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  
驚太上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  
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廣義分註載李樞密之言可謂識時達權者也欽宗從之亦為當時之  
度惜乎行之不勇決耳  
綱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栗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  
密院事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  
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且  
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忿豈  
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貴黻之徒既從胤斤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  
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  
以此意布告在位廣義唐恪一人在焉識者恨之  
綱詔神師道屯滑州姚古神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幹

大臣立議  
兩鎮固守  
不下

雖不至北鄙而還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留隆德威勝  
元約朕以夜赴咎已照罷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  
而三省令護送出之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  
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

出玉帶金  
魚象問賜

綱詔李綱迎道君皇帝于南京綱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  
危駛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  
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

綱  
李綱調和

請陛下早還京師願回鑾時直有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  
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

父子間  
李公善處

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即儲規公  
之高致

廣義鳴呼李公善處徽欽父子其即韓魏公之高致也千古令人景仰

千古今人  
景仰

籍朱勛家田至三十萬○監貶蔡京為崇信軍今安德節度副使府隨州



天下之理  
誠明而已  
自誠明推  
之可至堯  
舜

擬宋尹焞  
賜號和靖  
如士謝表

不復應  
士幸  
善養祿養  
賢哉

綱四月太上皇至京師居於龍德宮。曰太上將至幸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拂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新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因求去。帝不允。○綱立子諶為皇太子。○置春秋博士。○綱復以詩賦取士。禁用壯老及王安石字說。○召河南尹焞至京。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進士舉。策語不善。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語頤曰。焞不復應祿養。願聞之。曰。賢哉。毋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種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遺還。戶部尚

書梅執禮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權用之。不報。

拜焞不求  
聞道  
所李得伊  
為真傳  
一代偉人

周靜軒曰。尹焞窮居樂道。不求聞達。而所學得乎伊洛之真傳。誠一代帝皆不應意。隱居求志。固君子之本心。幸賢而先。乃人君之盛事。詩曰。濟七多士。又王以率直衰亂之時。正用賢之日。而反弃賢者。其不足與有為明矣。其事直書深訊之。備。

變石挾官  
商之術  
司馬光言  
合符契  
楊時諫聖  
王安石配

綱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朝廷。國子祭酒楊時致仕。○綱時上言蔡京竊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至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去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知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

論世道  
論三益不  
可矣  
安石万世  
之罪人  
揚時以道  
事君

種師中死節

種師中死節

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時言群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滌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遂以微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周靜軒曰安石創立新法以蓋天下之民僞作三經以贊成天下之有夫其是非獨揚時上章極論深切時宜非以道事君者安能若是耶欽宗既知其失當碎其遺像皮諸水火夫何南樂配享之禮降居從祀之列謂之何哉  
綱詔種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貴靈太原圍不解詔種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遣雲中留兵分就蓄牧覘者以為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出戰貴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即日辦餼約姚古張顯俱進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辛未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

師中為時名將

安石無

此無異論之效  
天下安於泰山  
章蔡為紹亦之論

綱五月戰二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古將焦安節安傳粘沒喝將至古眾驚潰古與顯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其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總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  
綱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 綱石正言雀鷗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祭京出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馮滌音近入章曰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解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已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祖宗選敦直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則公

了凡圖

宋史卷三十一

九

私竭困矣。紹述造士，而人才衰弊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解與京同者也。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靈破害，即願斬之以謝天下。

丁南湖曰：史稱崔鷗氣節，其果信矣乎？鷗於徽宗之物，請誅安石，餘黨首斥蔡京，此兩疏足以疑兩朝之亂矣。惜乎言不錄，而用不竟，可為志士一太息云。

李綱從以為安  
祖宗之地不可棄  
李綱劉韜援太原

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是以去公，則綱無辭。綱曰：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目陛下辭又為上道，唐恪韓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耳許翰復書仕印  
書裴度傳以賜之  
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

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目陛下辭又為上道，唐恪韓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周靜軒曰：師道老將而召還李綱書生而往代，則其時事重判亦可見矣。豈非無豐之黨，有以明擠之乎？

王敬所曰：天國之君，豈偶然而然哉？孟氏有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大矣。湯騎前，宗垂死，愉息甲，巽輸盟，而幸金人之去，其為用微發也。既出而君臣相安，不復言敵，臣原既破，二將復來，抱頭鼠伏，以為計未必全非也。兩河忠義，可以招挾，而宗澤李綱固宜哉。當是時，出幸之計，未安以係天下之心，而固守河險，以阻長驅之勢，厚集淮楚，以協必勝之呼。卒相誤國，殺將不問其罪，繼之以戮，而但貶軍，即貶且軍，而事已無及。掩面流涕，其可悲哉。宋之不遂亡者，幸也。

宋史卷三十一

公輔後陳  
三事  
書生不知  
軍旅

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陳三事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忌其言故敗之

丁南湖曰臣公輔事欽宗為左司諫事高宗為右司諫史氏稱其得諫石李術之害此皆忠言正論而乃不尚指顧之學此則曰壁微瑕矣

七月黨蔡京于澹州府城西行至潭州死京天資凶滿舞智御人竭四

其子孫二十三人分寓遠地遇赦不許遷後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年八十一

宋史斷曰蔡京之黨當京於倡和豐亨豫大之日蔡攸之斬當斬於淫

夫人心已離禍亂已成戎馬已至然後同時加戮不亦晚乎

袁了凡曰金人之入洛也傳令軍中毋得驚動司馬太師家且入汴也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于太原自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  
魯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  
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  
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去且以軍法  
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  
趣赴太原○綱置賈趙良嗣伏誅于貶所

綱八月復以神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綱許翰罷翰主用兵而  
吳敏耿南仲欲和論議不合○自九月金粘沒喝入太原執張孝純以歸  
既而釋副都總管王亶等死之王亶負原廟中太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  
克誠畢力捍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李綱罷貶中書舍人劉珪胡安國于遠州初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

以寸紙罷  
諸路兵

張克誠畢力捍禦  
力并禦

明君以  
李綱

李綱罷貶中書舍人劉珪胡安國于遠州初安國被召入對言明君以

聖孝以正  
心為要  
卿燕胡安  
國名

李綱勇於  
報國  
安國封還  
詞頭

劉錡死節

劉錡明於  
君臣之義

務學為急。聖孝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乃間於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污。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李綱罷，知揚州劉珪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馬澥言：「理為綱遊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耿南仲大怒，遂出知通州。」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

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綱金幹離不陷真定，都鈐轄劉錡死之。綱音。種師閔及金幹離不戰于井陘，敗績。幹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綱率眾晝夜搏戰，久之，城陷。錡巷戰，麾下稍稍散亡。錡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發明。錡而死，現其顛第之言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蓋亦明於君臣之大義者，較諸偷生迎降之徒，豈可同日語哉。

十月罷御史中丞呂好問。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勸大臣畏懼，誤國坐貶。知袁州。帝閱其忠，下遷吏部侍郎。綱集從官于尚書省，議三鎮棄守。百官多請割與金人，以紓國禍。何劭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日棄之？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曰：「善。」

好問請去  
度以進  
衛  
好問請勤  
王以衛京  
城

三鎮國之  
根本  
河北皆吾  
赤子  
三鎮必守  
而不可棄

周靜軒曰：三鎮宋之藩屏，乃必守而不可棄者。苟棄三鎮，則宋以險要哉。直書召議。

種師道罷，以范訥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師道未至，太原和城已陷。乃巡邊次河陽，遇王內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至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



不用神師  
道言以至  
於此

問之慟哭曰不用神師道言臨河要以至於此衛士長將官率其眾數百  
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呂好問警曉之曰若厲誠忠義然兼輿將駕必甲乘  
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尚書真知宣詔服曰尚書直知軍情摩其徒退何舉欲親帥  
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命何察如金師請平粘沒喝幹離

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稟還言金  
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上皇欲飲茶為范瓌所奪必欲之出朕當親往  
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留二宿乃遣

康王入衛  
大東平  
宗澤原水  
渡河  
望接何啻  
既涸

更臣斷曰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李邦彥吳玠歐南  
可以濟難破乃反傾其計獨何樂孫仲以爲地不可割然物無別策  
幸天下之望致君播遷由感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綱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名綱宗澤復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  
久入援不可緩會有蠟詔至云金人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宗澤曰  
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

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  
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  
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祖宗地尺  
寸不可爭

綱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界金自帝還宮士庶及太學士迎謁  
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十萬錠  
銀二十萬錠帛一十萬匹於是大括金銀以陳過庭等為割地使如河東  
北割地以界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言祖宗之  
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  
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使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  
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

范致虛會  
師入援

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綱范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師潰自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於宗印宗

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至鄧州金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

綱丁未二年五月高宗皇帝構建炎元年○夏正德元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

金民不從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

監詔孫傳輔太子監國帝復如金師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時金人索金

銀急且遣使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及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與

何桌李若水等復如青城至金營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

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仆於地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

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

日若水寧有二王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莫得一歸

觀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乃罵不絕口監軍搥破

其唇鼻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

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南朝一人

若水不顧

忠臣有死

南朝唯李

侍郎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南朝一人

臣文莊曰宋之亡非天數蓋亦人謀之不臧也方虜騎之未渡河也

不可過也自全之計莫切於權衡敵可用唐玄宗幸蜀之策若夫車

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於堅壁清野可用周亞夫警吳之策夫

向計不出此君臣藉藉終日徒以諍和為言遂使九族六宮盈遭荼毒

嗚呼誰之咎歟

資政殿學士劉韜死之初金人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

豈有此禍金人益知其名靖康元年韜守真定是冬金人抵城下知公有

松金帛高虜持京師震動收民間金帛有匿者以軍法大臣在軍中

遣人持詔諭韜如京師令韜曰朝廷有命惟公可也民在圍城久隸君

極矣金帛何從出乎大臣論韜不亟從金人將屠城韜不答又取監

司及寮屬十餘人殺不遺金人引兵圍城韜以強弩射之金人遂退及京

師陷金人欲相韜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乃歸書片紙曰金人

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辱

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

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牕壁以識

劉韜死即

歸書片紙

編題牕壁

劉韜死即



3 怪人

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周靜軒曰：夫以死義表表無疑，然何以不書死之而書自經？狗名貴實，偷生以事二姓，有死而不為之言，至今稟稟，猶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自縊，何從容也？故特書自經于金軍，以著其死節之實。若曰：給之忠義，為虜所服，虜不能害。

而給自經之云爾。

丁南湖曰：李若水嘗王奉駕出城，亦在誤國之數，可給教為童貫所知，則吾子所節末路，不可不知所勉哉。

宗澤敗金人于衛州

綱副元帥宗澤敗金人于衛州。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邀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諸道總管趙野、范訥、曾榘、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谷，遂以孤軍進至衛昌。度所將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眾

今日死中求生

金人夜得空營

十倍。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暮從其言，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人過大河，襲擊敗之。澤大學生徐揆上書乞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

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尉如金師。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時帝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之不遣。其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金主，不許。竟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

更臣斷曰：國君死社稷，乃天地之常經也。然此義當書藏宗於青城，則已亡。乃與后妃諸王同如青城，將欲何之？若以為求免於禍，則晉之懷愍有青衣行酒之辱矣。若以為欲求生，則抱帝痛哭矣。徽宗不能鑒此，乃欲臣事虜庭，草間求活，不亦愚乎？

皇后太子如金師。孫傅從之。戶部尚書梅執禮侍即陳如質程振給事中安秩死之。時吳玠莫傳督賜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為太子傅。

孫傅從太子如金

孫傅從太子如金師。孫傅從之。戶部尚書梅執禮侍即陳如質程振給事中安秩死之。時吳玠莫傳督賜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為太子傅。

乙酉

天

十一

大人以身殉國

當同死生。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俱行。傳寓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殉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重門，范瑒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欲得太子留守，河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  
綱：康王構率師次于濟州，國王有眾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俊、賈纘，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  
綱：金人遣吳玠、莫傳入京，集百官議立異姓。眾莫敢出聲。王時雍探知敵意在張邦昌，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且移書金師，請立

大王居外天授

得嗣君以安四方

太子金人執道軍中，年老大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難，有死而已。金人義之。太常寺簿張俊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避入太學，不書名。御史馬伸與給約秦檜共為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盡國害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

袁了凡曰：宋名臣言行錄載虜議立異姓，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為紳屬，蒙呼堂吏，連名書之。檜既為臺長，則列於首，以呈檜。檜不答，少焉，檜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書名。伸嘗疾馳以達檜，檜不從。伸自擯揚言已功，以取富貴。伸之子孫，漂泊開封，男何瑛，得其二元稿上之。檜大怒，誣以他罪，黨領外未幾，檜死其家。詔復瑛官，伸之忠績始白。則檜之奸狀益著矣。

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宣贊舍人吳革死之。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受冊即位。閣門舍人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瑒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風雲口常  
元光

人捕軍併其子皆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吳玠與范瑗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

丁南湖曰：康既死，從容就義。一者各一節也。按吳玠本傳，玠先誅之，其優於死節者多矣。

不變蓋以據慨之志而得從容之狀，其優於死節者多矣。

金幹離不以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眾慟哭有什絕者。

四月金粘沒喝自汴北還，帝及皇后太子如金。庚申粘沒喝退師，以皇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鼎孫傅張叔夜司馬杜泰檜等北還。公私上下皆空。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欲渡河，掘金人歸路，遂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宋子曰：靖康正論者，耿南仲焉。解二人之力為多，和黨尚留，和說尚始終以和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五月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遣使奉迎康王，構于濟州。先是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真欲立抑抑姑塞敵。

欽不能為非，特其才愧於玄肅，亦以宋都汴，不若唐都關洛。山河險固，也故不能為非，特其才愧於玄肅，亦以宋都汴，不若唐都關洛。山河險固，仲亦能為非，特其才愧於玄肅，亦以宋都汴，不若唐都關洛。山河險固，大所見者，能成而可保，公之深慮，亦非余所可與也。相公真欲立抑抑姑塞敵。

然猶以洛為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然猶以洛為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然猶以洛為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

然猶以洛為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然猶以洛為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然猶以洛為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

然猶以洛為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然猶以洛為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然猶以洛為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

然猶以洛為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然猶以洛為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然猶以洛為未足，而促駕入關，周德至矣。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宋始終以和字自敗。

呂好問請  
迎康王

馬紳仲持  
以生

天入皆竭  
康王

騎虎者勢  
不得下

意而徐為之圖耶。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持畏女直兵威耳。女直若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又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復保全。會御史馬紳具書請邦昌速迎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紳獨持以往。極陳順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矣。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請康王。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迎。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文宣帝崩，隋文帝聽克家至濟州，王不許，以書諭宗澤等曰：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不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

已無可疑。今二聖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意已無可疑，今二聖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意已無可疑，今二聖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

**丁南胡曰**呂好問出義立孟后迎康王其於北宋之終南宋之始可謂規與後其心有足亮也按好問為希哲之子祖謙之祖若受為命則辱其文而愧其孫者多矣

○北宋總論

**顧迴瀾曰**宋太祖當周末造，中外所戴大志果遂，定鼎陳橋，讓者比之朱全忠，石敬瑭。然香孩兒營兆其瑞，面方耳大，神其相，紫雲黑龍顯其異。日光摩盪著其祥，則天命已有歸矣。天下大器豈徒可以聲音笑貌得之耶？及其即位，一洗當時之陋習，而更張之。親贊孔顏文臣，知州武臣，亦令讀書宿儒處以翰苑，而臣庶始貴文學矣。樽酒片言，兵權盡釋。如制嬰兒。源流至論樽酒片言兵權盡釋而藩鎮專權之弊革矣。服澣濯

之衣碎七寶之器戒翠繡之飾而儉素之風敦矣其他命課農桑急民  
事也大肆覆奏重民命也褒贈韓通旌忠義也喪帽之賜恤將士也犯  
法有劔誦紀綱也推心置腹泯猜忌也覆試貢士求直才也去曰起像  
惡好殺也親臨講武嚴武備也千金購書崇文學也矣艾分痛親骨肉  
也洞開重門悟心學也遵母后之教而挈天下于龍行虎步之第帝王  
能行虎步他日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命將而曰毋得暴掠生民成湯弔  
民伐罪之心也遣使賫子諸州武王散財發粟之心也故能斬艾蓬  
蒿至論昔我藝祖皇帝剗削險阻以定天下克澤潞取李克淮南李重  
克荆南高繼克湖南周保平嶺張銳服越吳越王取唐燧逆勝  
叛膽消縮順嚮李洪水策太祖皇帝洗削禍亂臣卧榻之側驅他人之軒  
睡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豐樂亭記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  
見山高可謂救生靈塗炭之苦革叔季兵戈之禍矣孰謂太祖而非聰

明神武不殺者哉古氏曰不惟救生太宗沈謀爽劉欽親征太原北漢混一版圖喜於讀書而曰開  
卷有益讀前代史而不令宦官預政立崇文之院封文宣之後封孔  
直諫之疏禁寺觀之置賑江南之饑申戒諭之辭重循吏之選嚴賊吏  
之誅重希夷之清隱嘉種放之高節因岐溝之敗而推誠悔過因質令  
圖父子而蠲逋給復因彗星之見而避殿減膳因旱蝗之變而欲自焚  
答譴故其致治之美駕軼前王四海誦德聲垂天地熙熙然與群臣賞  
花賦詩而以天下之樂為樂雖觀燈乾元有自滿之意朕躬覽庶政萬  
天之賜而迹其所為亦無忝於太平天子庶幾有道仁聖之主矣惜  
其改號更名改名怒姪德昭弟於皇后不成服佛舍不為成服  
無以解燭影斧聲之疑於後世耳繼恩鎖閣呂端鎖爰立直宗求直  
言蠲逋負繼恩囚頑九經沈元吏動無過舉足為繼世之昏君皇德之

論真宗

一司益

天次宗三十一卷

二

初蛇豕肆毒大羊相挺源流至論馳風逝電發波騰以入寇窟淵邊書告

急頭頓驚怖全軀保妻子之臣倡為幸蜀幸江南之策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

成幸寇相公獨立赤幟親扶日轂源流至論澶淵之役公獨立赤幟

卒使虜人幾無飲酒軒睡以禦之后山叢談澶淵之役使人候集曰

矣而不敢窺邊者三十九年言行錄真宗親征自是不君臣恬然不

以掛於口而慮於心陳苑直曰自北方罷兵君臣不以不可謂功之細

也意使萊公之策盡行則將使孤旌不返隻騎無還而可保百年無事

矣甘心歸幣宋人納幣而誓盟城下其帝之自貽巨寇與邊塵甫靖後

志旋萌黯卒之說興而天書之事起西祀東封魏野上王旦詩云迄無

寧日而王清昭應會望景靈紛然繼作不曰獻天書於朝元殿則曰刻

天書於寶符閣不曰以方士王中正為武衛將軍則曰贈道士張正隨

誣上天以欺天下後世而五鬼之徒王欽若謂陳彭年劉承

舌以事逢迎且賢如玉且而甘受美珠以為之使所謂同浴不惡裸裎

者也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而群臣爭奏野雕山鹿之祥欲得天下

好而寇老不召欲得天下寧而眼丁不拔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好莫如召

老是以民造訛言京師民訛天降災異慧出北斗兩月並而太祖艱難

之業湯然為之一空矣○仁宗即位始焉恩出太后劉太后繼焉政出

大臣宋媛言頃者恩出大臣呂夷簡順父出母致帝蹈漢唐之失德且又

逐貶諫官以鉗天下之口高若致天下蕭舌不敢議朝政蔡襄四

賢范仲淹余靖一不肖高若之詩要非盛世之所宜聞者自親政以來

率多善政觀後苑之麥減畿內之稅因月蝕而放宮人因大旱而求直

言瑞豐年而却草木之異念民疫而出通天之犀精心密禱以應天變

寬恤民力以憫人窮置寬恤中夜忍一羊之費燕私服浣濯之衣絕苑

論仁宗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國之好謹大辟之刑慎兵革之用其敬天勤民之意昭然可見尤足多  
 者慶曆之際眾賢接茅以進小范老子主西事鐵面御史專彈劾黑王  
 相公在樞密閣羅包老任要府天下異人宰端揆鄭公富善北使之職  
 却獻納魏公琦寒西賊之膽歐陽變時文之恠脩知貢舉裁抑武襄  
 二字清大破懷智濟濟然相與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  
 成廣南之功高平廣南疏以共培四十二年仁澤是以遠人請盟夏人納款中國莫安有倚泰  
 山坐平原之勢孫璽密文集方仁祖之時中國莫安有倚泰山坐平原  
 蓋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也言蘇軾故其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  
 哭感動欷歔會南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嗚呼休哉○仁宗無嗣權漢  
 王子宗實於眾人之中升為天子皇太后權同聽政群小讒間兩宮成  
 嗜賴呂誨韓琦諸公母子如初撤簾之後政自已出優禮大臣愛民好  
 儒臨政必問古治所宜凡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見無所自議施為而天

下傳酒稱說德號彰聞雖朝服不長足稱良主○神宗繼之惟儉惟勤  
 勵精求治使能用賢遠奸則大有為之業可跂足而就者奈何以不曉  
 事之王安石司馬光曰安石但越次入對而使新茶得志乎蓋嘗觀之  
 自古君臣如帝與安石相知極少安石求去帝曰自古君臣相與而安石強辯  
 堅志劉元城以八字斷王介甫之驕蹇慢上以王敦之相初李  
 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懷少正卯盧杞之奸行管夷吾商鞅之術  
 而紛更新法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驅逐異已范鎮諸人罷而老成  
 人不惜矣宋敏求諸人罷而熙寧三舍人逐矣程顥諸人罷而臺諫為  
 之一空矣罷程顥李常等表表善良一舉網盡綱而其所用者笑罵  
 之鄧綰綰曰笑罵從他笑傳法之沙門護法之善神斯僕之王珪家奴  
 之薛向瓜牙之李定鷹犬之張商英唐洞言王珪曲事王安石無異  
 為安石牙爪張商英英乃安石鷹犬筌相之陳升之升之善附會初附安石及拜相  
 英乃安石鷹犬

一國之好謹大辟之刑

宋次宗

十一

雜襲朋奸比黨以蔽聰明致天下嗷嗷人上王安石詩曰青苗後法若

蝮螳之啾唧張九農者歎於畝畝商者歎於道路韓琦而民情愁苦僅

達於鄭俠之圖帝方曰安石為今之古人而不察其誤蒼生亂天下之

禍也且又妄開邊費謀動干戈兵連於交趾沈起受肯於安石一怨結

於西夏命宦者李憲聽欲取姑予之計割七百里之地以界遼人俾甲

兵鈍弊國勢離落謀國之效茫如捕風東坡誰之過與噫至是而安石

之術左矣福建子之書惠卿悔之何及吾以是知惠卿等誤安石安石

誤帝而帝誤萬姓也偏聽則生奸獨任則成亂傳曰偏所生孰謂壞亂

天下者而非帝耶帝怒岐王曰是哲宗幼冲高后以女中堯舜垂簾

高后臨朝人號女中堯舜而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治綱目后乃召用故老名臣呂公

等馬光盡行仁宗之政蓋行仁宗之政矣所用者皆正人程頤范所黜

者皆奸黨補等所革者皆舊政罷青苗所建者皆良法置訴理所

舉經明行脩之士立十六科舉士之類雖以呂惠卿之斗筭穿窬者

法○修定學制○傳六禮立皇后之類惠卿見正人彙進知百姓

日惠卿以斗筭○傳六禮立皇后之類雖以呂惠卿之斗筭穿窬者

見活如出九泉綱目可謂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兩言

先有大有大功於宗○所惜者眾賢相阮有洛黨在願為首末蜀黨首呂陶

輔○所惜者眾賢相阮有洛黨在願為首末蜀黨首呂陶

大防等不能監陳寶五王之禍常安民貽公著書勸以去而欲為調停

以靖小人焉豈知新法之蠹未去熙寧之根尚在太后沒後多有調戲

官家者乎由是別用一番人以尋舊轍君子方欲以元祐為元嘉而不

知紹聖又轉而為熙寧矣躬親庶政無寸善可記而二蔡二惇之徒下天

怨疾有二蔡二惇之徒歛捐閏紐戲弄樞機李淇水紛然希進者皆倡為紹述之

累歲不用之人懷私怨而

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

任四凶以報仇怨

黃履蔡確章惇邢恕謂之

論由是輕變九年已行之法

擢任累歲不用之人

蘇轍諫陛下若輕變

九年已行之法擢任

累歲不用之人懷私怨而

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



無一得 廢賢后 而壞名節 甚至幾以老奸擅國之語 陰斥宣仁 而誣欲廢之 世道荆棘 天下蒙羞 端人正士 兩露洗滌 于遠州 劉學子孫 使朽骨御免於地下 子孫禁錮於炎荒 君子何辜 罹此荼毒 不善之積 以至絕嗣 雖繼以賢者 猶懼不能蓋前愆 而况以徽宗嗣之 乎 初立之際 用賢 賢如洪等 去奸 奸如章惇等 君心未盡 自召用蔡京 佞臣獻愛 莫助圖 而重貽天下之憂 守腐薪 不可以撻兵 換泥 不可以膠物 賢書 小人而可以理天下哉 京固小人之尤也 皇父卿士 詩則所用者 盡皇父尹氏太師 則所引者 皆尹氏由是鼠奴狗類 摩肩叠迹 交結構扇 富弼 鄧瓘 無仕 劉漢弼 而牢不可拔 帝欲述父兄之志 京等咸以奸邪投之 而蒙蔽日深 一惑於報復 則貶黨人 籍黨人 刺黨人 而斷喪元氣 不恤矣 一惑於玩好 則朱勳 領花石綱 搜巖剔藪 以求木石 嚴燔薰灼 而東南有小朝廷矣 勳以花石取媚 嚴燔薰灼 東南小朝廷 一惑

於方士 則魏漢津與事李良之說 漢津自云 吾蜀師 而定新法 九鼎矣 一惑於神仙 則置道階天神降 降詔百官 作天真 雲霧據高坐 而受冊為教主 王道君矣 一惑於侈樂 則有萬壽山之作 而亭臺樓觀 不可勝記矣 一惑於土木 則有延福宮之作 而豐殿華楹 奇構有若 七微篇 鼎豆 落以美觀矣 一惑於邊功 而得志於西羌 則謂遼亦可圖 而李良嗣來浮海通女直矣 一惑於聚斂 則收免夫錢 收經制錢 括田於京東西路 剝膚椎髓 盈廩 溪壑 劉漢弼 而民皆茹毒 飲痛 窮而無告矣 一樂於微行 則幸王黼 第 幸蔡京 第 幸王婦 上熏稚子 牽衣 酣飲 無節 幸黼 因飲大 而損威傷重 不顧矣 古曰 無道之君 以樂樂身 帝之謂也 故狐則升御榻也 京師則大水也 婦則生鬚也 男則孕子也 黑青則見於禁中也 而危證薦臻 壞形層出矣 聖憲 方蠟 則起於睦州也 宋江 則起於淮南也 張仙 則起於山東也 高托山 則起於河北也 而蟻聚蜂屯 弄兵潢池矣

子怪

論微宗

論微宗

十四

敗亡之兆近在目前。而且交女直之隣，壞兄弟之國，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金人來歸燕涿易而加爵進封，以為得計也。外通金虜，而內納張鼓，既納鼓矣，而又盟首於金，何怪於郭藥師為鄉導而金虜圍太原哉？善乎陳東之書曰：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勛聚怨於東南，王黼董貫結怨於遼金，上有昏君，下有六賊，沙漠羈魂，自取之耳。欽宗祚當板蕩，身值式微，南朝無人，胡馬分牧，掠吾土毛。李洪水議兵策援腥我天地。范文正公答元昊書云：盤食張吻鯨吞鼓頤，乘鱗集鯨吞鼓頤，鯨食張吻。以為大肆需索，僅惟李綱有為國之謀而罷之，以謝金人。浪子宰相富國力主和議，夫耕不食，婦蠶不裳。韓愈平淮西頭走騎如龍，行車若水。賦以供金人之求，比屋揭腹。自衛無策，曾未及一夕安，而起視四境虜已揮戈犯我闕矣。金復分道入寇，猶不知備而罷四方勤王之兵，以獨坐窮山，其所以為退敵之計者，不過

曰六甲兵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闕大將。郭京能施以效兒戲而已。鏑鏑擊中原毒痛，若卵就壓，振振業業，此臣死君，君死社稷之計也。乃今日割三鎮，明日割兩河，可後日上降表，以屈志買和。歐陽脩論屈志買和莫大之辱。抑孰知金人之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兔也。劉放非我族類，食校臣頗測欲以結其歡，而寢其侮，其可得乎？卒之衣冠黔首，為肉為血。胡致衣冠黔首，為肉為血，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帝座傾。帝復如青城，吳華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此，必而日射晚霞。初徽宗有詩云：日射晚霞，異姓立。金人議立異姓，楚而懷愍，再耻為萬古之羞，原其所自，自朝廷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帝而懷愍，再耻為萬古之羞，原其所自，自朝廷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故帝亦曰宰相誤我父子，噫，乘人豎良，食人肥鮮。項決腹。戰國策何以償其愆哉？

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二終





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治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挫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書法** 欽宗時李綱為相小所沮抑即棄而不用故汴宋終底于滅亡高宗之明故能致其疆復然則

賢人君子之有益于人國也如此

**王敬所曰** 宋之失刑未有如此之甚者屈意邦昌不能乘時正其僭立

識者知其不能有所為此李綱所以有英哲之勸也依違不斷使金人

測其淺深僅得一李綱輒以其廢用餌金人無怪乎播越海隅偏安巖

爾胡銓目為小朝其端北於此矣悲夫

**鑑** 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

宗社獲全卿之力也後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

問曰王業艱難正宜含垢繩以王法懼者眾矣綱乃止

**書法** 好問雖賢常受邦昌偽命觀其答李綱之言要亦為已之說耳君

備正宣仁皇后事迹

**論** 靖康王和誤國罪安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耿南仲等于遠

擄亂反正

**劉時舉曰** 張敬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蓋我朝

宏綱

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之綱不待靖康而後見當京師失守之時

元祐開炎

使非元祐之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

與之運

**綱**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至是妻宿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

郝仲連不

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

死而

皆不屈而死綱以宗澤知襄陽府自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

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綱**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鑿靖康中所以蠟書召圍募河北兵應募

以蠟書募

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凌寢所還上言曰

河北

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

張所言還京五利

中興良策

張所列于石節寇

李綱忠義

李綱十事

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奸邪不可用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

**張時泰曰**綱宗澤而下皆莫能及實中興之良弼也列于方叔否虎節寇夫何愧哉惜乎高宗志于苟安及罪所而用潛善卒致中興事業不能比跡周宣先武者厥亦有所自也

**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也二曰議巡幸**

綱為宋璟所及果何見歟

李綱自比姚崇

李綱宋璟之流節操非崇所及

李綱以所議三事留中

綱自比姚崇綱為宋璟所及果何見歟

**綱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為赦以法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做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險必復來宜于沿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九曰議久任謂請康開進退大臣擇而久任之十曰議循德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

**十一曰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行**

**張時泰曰**綱元賢相璟之剛直過於崇綱之節操乃知為宋璟之流非崇所及也况常南渡之時幾聞金人之吻綱於此時一有忠謀即為姦佞所沮觀此則知其事難於多矣

**綱治僭逆罪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綱以所議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

二事今日  
政刑之大

閻李綱以  
春秋之法  
斷僭逆何  
如

此亦一天  
子

李綱氣直

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之眾降光武但待之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鮮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又曰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之曰此亦一天子也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弟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表貶邦昌安置潭州併安置受命

臣僚王時雍吳玠等奏者春秋晉欒甲不君趙盾擊欒甲於朝弑靈公而迎盾盾復國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君未出晉境所弑者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及不誅賊亂君子而誰歸

李從容  
沈死  
所關  
節義風化

以李綱兼  
御營使

周德恭曰李若水等或特立不屈或挺然不臣從容就死僅若毫芒然名者所以見當時褒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

許浩曰李綱為相而斥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若水則忠有所勸矣夫何難乎綱由為相所設施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中興可立侯也乃或於汙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綱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

李綱經理  
規規  
兩河  
屏蔽

李綱經理  
規規  
兩河  
屏蔽

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疆敵內銷盜賊備軍  
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  
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  
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  
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  
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  
者不過直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朝廷不因此時置  
司遣使以恩慰撫之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金人因得撫而用之  
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  
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復一州全一郡者以為  
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  
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

任者綱以張所及傅亮薦焉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

傅亮可為  
大將  
宗澤留守  
之計

**呂東萊曰**嗚呼建炎之初肩背物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直定等四郡河  
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則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退則  
可復也退則不惟河止河東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  
保退而航海矣

綱皇子勇生大赦。綱言登極新恩獨遺河北及勤王之師無以勸忠  
義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于是人情翕然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  
引去。綱遣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綱遣宣義郎傅秀使金軍通問二帝。綱初黃潛善白遣秀為祈請使。又遣  
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日

今日正當  
食必嘗膽以無  
忘會稽之耻

之事正當枕戈嘗膽晉劉琨每枕戈待旦志欲討逆春秋吳擊越越王勾  
踐棲于會稽後勾踐反國懸膽於坐坐卧即仰瞻飲  
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  
不然雖冠蓋相望車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

奉表通問

奉表通問



唐人澤路遺意

前此言民兵者皆莫及

臣好問受賢者之責

思慕之意可也。帝遂命綱草表以秀為使奉表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綱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益鈔以便商旅。不閱月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請因唐人澤路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綱呂好問罷知宣州。自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汚偽命不可以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賣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也。好問自慙方乞退罷。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

夜夜不食粟

之責。綱聖皇帝渡白溝。白溝河在涿州新城縣南。四十里。宋與遼以此為界。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之。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不食粟。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則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文。

丁南湖曰

道君節義之臣惟張叔夜其最乎。忤蔡京則直氣之素定。平宋江則戰功之素立。茲與金力戰不克而從其君以死。不亦死之當乎。宋史不以為忠義之魁。願以孫傳輩品之流而並列其傳。多見史氏之不知類也。

呂氏中曰

金再犯闕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張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義已足稱北遷之後義不食其粟。及入竟聞過界河扼吭而死。則始終之義無憾矣。

叔夜始終無憾

宗澤表請還京師

綱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綱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疏以請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

澤為東京留守謝表

澤為東京留守謝表

經復非澤  
以宗澤為  
東京留守  
宗澤軍騎  
降賊  
今日乃世  
功之秋

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故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威望素著既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王善者河東巨寇擁眾七十萬澤單騎馳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眾各數萬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悉招降之疏請帝還京時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備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

古已將不  
欲過  
宗澤授飛  
陣圖  
運用之妙  
存乎一心

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縣名屬河南開封府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皆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張時泰曰

高宗既有宗澤忠勇智略之將即當委心聽順一以中興之

宗卒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而不報者何耶蓋高宗素怯懦者也惟其怯懦之士素與潛善等合由是於宗澤剛正之謀則方底而圓蓋矣雖然澤之忠於高宗固無忝於傳說召虎劉耿李晟諸賢而高宗無志恢復則有愧于武丁周宣光武德宗也

綱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自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

練兵最爲急務

李綱請頒戰車之制

秀以流便現可另棄傳

以張所爲招撫使岳飛請帝北渡

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鑄造戰車於東西路。李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鉄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旁。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中。

以張所爲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統領。所招徠豪傑。於是河北賊丁順揚進等皆赴招撫司。以降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等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

用兵在先定謀

與柴採樵

君非行伍中人

南寇不足擊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請所以飛充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計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竊以楚軍使衆曳柴揚塵。詐爲衆走。楚師馳而逐之。敗績。楚伐絞。莫敖令采樵。以誘絞之出。絞人獲采樵者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楚人伏諸山下。而大敗之。

綱秋七月以王瓌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爲陝西經制使。綱以許翰爲尚書右丞。

綱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綱齊愈附于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言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而齊愈實書邦

昌姓名以示衆者。于是逮齊愈于獄。引伏。遂命戮于東市。綱詔議幸南陽。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

李綱諫南幸

李綱極言不可

南陽光武所興

策無出于此者

御高宗南幸之策何如

出御衣親著其領

願如此環

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郢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駕所止日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致虛知御州備城也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

海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綱元祐太后如揚州曰帝從汪黃議將幸揚州故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王荆石曰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高宗之幸揚州其失非若今日一舉足則舉淮北而藉之敵者也河北之忠義既失其心宗李之老將斬次垂盡措置既乖中原未謝高宗以閩閩文墨之資重以奸儒之相故失策如此余常謂宋之紹聖復革呂則治亂之界建炎幸揚州則南北之界咸淳失襄陽則存亡之界而其言皆起於奸臣不可不戒也

綱曹勛以太上皇帝手書至自金太上既渡河十餘日謂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素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為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

賜勅議身  
死事入金  
奉皇歸  
其策何如

衣進入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至金東境奉上帝由海道歸。

在知人  
恭儉足國

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于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

英果斷大

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

所爭細事  
胡乃爾  
人材以將  
帥為急

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感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

不報

不報。綱更號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宗犯后祖

去

綱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

李綱盡事  
君之道  
李綱全進  
退之節

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所亮所以沮臣乃再

安便哉顧  
一去中原  
後患有不可  
勝言者願陛下  
以宗社為心以生靈

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為急

義得矣如  
讒者何綱曰  
吾知盡事君  
之道不可則  
全進退之節  
禍患非所

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惑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為

且潛善客也  
潛善伯彥等  
復力排綱遂  
罷綱提舉洞  
霄宮綱罷凡  
綱所親

書軍民之政一切廢格而國不可為矣。

李綱曰  
自綱之入為  
右僕射也以  
英哲全德勉  
人主以脩政  
攘夷為已

李綱曰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脩政攘夷為已

胡新安曰  
李綱為相朝  
綱兵防皆已  
振整方七十  
五日為汪苗  
所讒張

胡新安曰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日為汪苗所讒張

五瓊山曰  
嗚呼茲何等  
時而綱欲去  
耶去又將何  
之也夫人事  
君有

五瓊山曰嗚呼茲何等時而綱欲去耶去又將何之也夫人事君有

魏公孫可

魏公孫可

成朝廷

成朝廷

李綱入方

李綱入方

李綱以脩  
政攘夷為  
已任

李綱以脩政攘夷為已任

李何豈形泣血披肝瀝膽明言事勢至此無可和之理言既不從繼之以死又不姑從其計身預其間為之委曲彌縫死中求生萬一或有可濟之理綱計不出此而欲求去茲豈人臣委身事君之義哉

殺陳東歐陽澈

陳東疏請親征

歐陽澈伏闕上書

手書區區家事字畫如平時

冠帶出別同即陳東初未識綱

綱殺前大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汪伯彥黃潛善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自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區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吾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屍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廣義 嗚呼陳東可謂從容就義者也非其平日涵養有素見道之明者能之乎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若陳東者是誠不負聖人之訓

者也至若激一布衣耳有位者果何心哉

袁了凡曰

人臣生事以要功成之可也以為生事而罪之則當事之臣細矣夫勿罪生事者所以沽名容之可也以為妄言而罪之則敢言之士者所以作天下之敢言也而况敢言者乎至於沮當事之臣則國有大事而莫與訕敢言之士則國有隱憂而不知矣嗚呼危哉君子曰宋高宗斃岳飛於獄棄陳東於市於是乎觀輿而北舟駕而南謂之天運也

捨綱無以佐中興

許浩為陳東著哀辭

王彥大敗金人于新鄉

慶戰奪盡而奔

綱許翰罷綱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得罪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為東澈著哀辭而上章求罷遂提舉洞霄宮

綱宗澤復上表請帝還京師不報安置招撫使張所于嶺南綱都統制王彥等渡河大敗金人于新鄉進次太行名金人圍之彥潰走保共城綱張所使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岳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

綱

綱

綱

王彥昂

王都統紫  
擊如鐵石

京師天下  
腹心

宗澤條上  
五事

得數人天  
下定

鄉明日又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遂帥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率騎數萬圍彥壘。彥潰圍出走。獨保共城。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未幾。兩河響應。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紫擊如鐵石。未易圍也。金人乃間遣騎兵燒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眾。○綱張邦昌伏誅。冬十月。帝如揚州。○綱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如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鰲善注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沮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為狂。張慙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決意幸揚州。○綱兩河雖

建炎年號  
此舉可保  
萬全

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皆用建炎年號。及聞帝南幸。無不罷市。復上疏言。欲遣閣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以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欺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指畫。勿使奸臣沮折。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綱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綱以王倫為金國通問使。

監戊申二年。金天會六年。○西遼康春正月。帝在揚州。

監金銀木可取。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

監金兀朮侵東京。留宗澤。敗之時。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行用伏兵夾擊。金人果敗。復入滑州。澤使張樞往救之。○綱宗澤不敵。或請少避之。樞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遣王宣往援。已

何面目見  
宗公

或請少避之。樞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遣王宣往援。已

宗澤與大舉之計

宗澤感泣

日者

宗澤與朝

安同機

晉之所以終于東

吾人笑入地

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知金虛實遂決大舉

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三聖以揚大功言訖

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

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為則天下之民何

所倚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亮命

張時泰曰分注載宗澤對客圍棋其詞謝安矯情鎮物同一機也雖澤

能懷愍之耶一則不能復徵欽之譽其故何哉蓋論其不能盡君道

則高宗固無晉武之失德論其信用詭佞諫斥賢輔則一而已此晉之

之所以終于東而宋

網金人破衣與軍經略使唐重死之張室圍未與軍重度勢不可支

丁南湖曰死節之士皆直諫之臣也唐重為徽宗朝進士乞斬蔡京童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自時所在盜起汪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

汪黃惡國

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

周德恭曰高宗值草昧之秋正憂勤之日何故惑於邪謀而不能斷以

而不急救正耶故竄成章而以無

罪例書不予其以無罪而竄之也

綱二月金人陷淮寧知府何子韶死之司事聞賜謚忠毅初金人欲降之

子韶罵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揚時聞淮寧陷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

素守云淮寧今開封府陳州

呂氏中曰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

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

義士守孤城以待蓋豈不惜哉

綱夏四月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陸對言

古聖賢之君果有不以興學為務除兼侍講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時

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賢渡江東南學者

推時為程氏正宗五月宗澤請車駕還京師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

學者推程氏正宗

所交皆天下

士

學者推程氏正宗

程氏正宗



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酋渡河捍

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兵引領日望官軍之至以幾以時

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何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尋

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關即渡河勦敵楊

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眾心翕然何

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

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

弟帝得疏乃降詔擇日還京而竟不果

許浩曰宗澤之請高宗還汴前後二十餘疏其言進退之利害去留之

得失非不明切而高宗南幸意決若不可開也及聞迎復二聖使

於此發見而不容已也夫良知良能高宗固有奚俟於澤言之乎夫惟

其俟澤言是以其心雖發而隨復

室而汴終不還仇終不能復也

綱許景衡罷官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問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為

景衡得程頤之學

惟景衡

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取士當務至公

指澤為學以俟會合

宿兵近甸

具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州得賜疾卒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

綱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

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綱六月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分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揮方略以俟會合乃

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

了九閣監甫

以衛根本

中興之業可立致

連呼過河者三克俊可指日冀

衛根本。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洛相。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綱。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繼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王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積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始招集群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環趙家。自以渡河克復。可指日冀。與夏戰。日欲落。以有志弗就。識者恨之。澤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

請以頴繼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醋。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宗澤即孔明之志

功烈過于孔明

馬伸疏罷汪黃政柄

馬伸勇于為義。志在行道。

更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眾若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矣。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檢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張時泰曰。臣良是以道行當時。而無所沮抑。故雖志不得就。千載之下。諒無所愧。若宗公則不然。時則君闇。臣佞。雖點蓋有不足殄者矣。其功烈君如先主。則群雄聽命。巨姦受戮。金虜雖黠。蓋有不足殄者矣。其功烈豈不有越于孔明哉。惜乎齎志以歿。徒起後人之嘆。意九原可作。當際黃汪二姦。以謝天下。

綱。八月。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受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詔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冤之。伸學於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

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人君當以正心誠意為本。人君以親賢達好為先。周德恭曰：高宗親履艱難，股蓋不遠而乃棄正人，信檢士，其處宗之而以親賢遠佞為先。下庶可得而平治也。

綱以趙子砥知台州。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喏

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欵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

議女直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如畏虎以肉餵之，食

盡終于噬人。若設陷阱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綱金主昂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徙之韓州。又不可

鑑十一月安置提舉高山崇福宮李綱于萬安軍。

綱金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粘沒喝等合兵攻圍以濮州小

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

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

周德恭曰粹中守君臣之義，誓不顧身。城陷被執，不屈而死，何其壯也。

綱金訛里朶取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死之。守臣張益謙、裴億降。金訛里

朶問曰：城破乃降何邪？二人以郭永不從為辭。訛里朶欲用之，永罵曰：無

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訛里朶怒，併其家屬殺之。

綱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

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蜂起，二人皆不以上聞。

張浚極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二人以為過計而笑之。

羅一峰曰：潛善、伯彥側媚柔善，足以結高宗喜悅之心，而其隱難匿奏，

任之專也。世方以為大姦大蠹而帝乃以得二人為幸，是何黑白之眩哉。

綱己酉三年，金天會七年。西遼康春正月，帝在揚州。

綱河北制置使王彥朝于行在，詔免對。彥遂致仕。潛善力陳兩河忠義延

頭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請免對。

詔王彥免對。

郭永罵虜

恨不醢以報國

金兵不以上聞

張浚請豫為金備

羅一峰曰

己酉三年

王彥朝于行在

詔免對

彥遂致仕

潛善力陳兩河忠義延

頭以望王師

願因人心大舉北

伐言辭憤激

二人大怒請免對

詔王彥免對

王復嫖馬  
死

王復書忠  
不屈

位好止之  
百笑

二人相離  
蒼黃

亡太祖神  
王于道

綱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守死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嫖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

發明

王復之死。死於義也。觀其謂虜之言。則其盡忠不屈之心。見矣。故特書死之。所以不沒其節也。

綱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

軍屬鳳帝奔鎮江。天長陷。報至。帝即被甲乘騎。馳於瓜州。州府城南。得

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等從行。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

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

已行矣。一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

不怨憤。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

鑄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太常少卿李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

金人追之。亡太祖神主于道。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遂取神

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揚州。煙焰燭天矣。金人焚揚州而去。

周德恭曰

光世受命拒金。偷生苟免。棄衆走還。置事君之義乎。故書走。戰但見天子單騎出走。宰相猶聽浮屠謂之何哉。故書帝奔鎮江。不以

天王之禮予之。所以深譏之也。是舉君臣皆罪之爾。許浩曰：高宗感於汪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李還京之謀。坐致金師。遷延

其主亡也。何以言之。太祖之主始祖主也。取之宜先使或勢不得。兼蓋

必獨取是主行也。今他廟之主不亡。而此主獨亡。何歟。

綱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時群臣乞留蹕。王淵獨

言鎮江止可杆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

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

綱金婁室取晉寧軍。今延安府葭州。知軍事徐徽言死之。城破。徽言據子城拒戰。

因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

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俱被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

忠壯。帝撫几震悼。稱其忠過於顏真卿段秀實焉。

錢唐有重  
江之險

徐徽言臨  
之以兵不  
動

徽言忠過  
顏真

丁南湖曰按安室出金制許徽言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以酒持盃擲安室遂與子罔皆死之高宗撫几震悼稱其忠過顏直卿段秀實是矣然獨不知李綱宗澤張所皆顏段也是何一際之明而百慮之

馬擴建詳上書

帝至杭州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蔡懌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督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數千言皆切事機

馬伸直詣圖閣

汪伯彥有罪免潛善伯彥自知不為眾所容懇疏求退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對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今南府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綱贈陳東歐陽澈官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直龍圖閣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綱詔禮部侍郎張浚帥師次于平江府今蘇州以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綱意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于皇子魏國公勇請隆祐太后臨朝綱苗傅自負世將有勞於王室以簽書樞密院事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王世脩又嫉內侍恣橫伏兵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劫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太后見傅等諭之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於簾前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今天

一將忠有餘而李不足

下敬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不從。朱勝非還白帝曰。王鈞甫乃傳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遂禪位。傳等揮其軍退。

張呂金師勒下

**發明** 二逆豎作亂。建置天子在其掌握。而群臣無如之何。則宋室廢。張呂金師勒下。不振之勢可見矣。又安能恢復舊物。中興天下哉。

願浩能斷大事

世忠舉酒酌地

江張浚知必有兵變。謀起兵討之。會張浚引所部至浚。與語相持而泣。呂願浩亦遣人寓書於浚。浚以願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會韓世忠由海道將赴行在。張浚亦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浚令世忠趨秀州。據糧道。浚乃草檄。嚴傳正彥之罪。與世忠俊光世願浩合兵進討之。傳等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傳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

慰勞之。備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四月帝復位。詔張浚知樞密院事。鑄呂願浩張浚敗苗翊于臨平。抗州府。苗傳劉正彥南走。願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友以惡名加我。僅義

翟義徐敬

翟義不負

解王帶賜

擬宋以王

張浚願浩

此舉事會

徐敬業可監也。翟義方進之子也。漢元始中。為東郡太守。王莽篡。義起兵伐之。敗死。進。臨平。羽敗走。勤王兵入北關。願浩俊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誅貶逆黨有差。斬吳湛王。丁南湖曰。君子之善善惡惡。相須而不相反也。呂願浩張浚討苗傳劉正彥。非免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即當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願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願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此舉浚實主之。○鑑以呂願浩為尚書右僕射。

中興當自  
關陝始

天下常山  
姓勢

君臣無  
所欺

洪皓  
洪皓

冊魏國公勇為皇太子。○綱五月以張浚為川陝西湖南路宣撫  
處置使。便宜黠陟。自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  
不可守。因請身任陝蜀之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  
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  
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周德恭曰**。觀此則浚之得君。可謂專矣。君之任浚。可謂篤矣。川陝京湖。  
皆歸於浚矣。苟非浚之德望。素足以暴白於天下。安能罷任之若此。  
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既足以表張浚之才。又足以表高宗之明。  
也。君臣無所欺矣。

帝至江寧府。改江寧為建康府。

以洪皓充大金通問使。帝遣書願去尊號。用金人拘之。迫使仕劉豫。皓  
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深逆豫忍事之邪。願就鼎鑊。粘  
沒。嗚呼。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綱**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失。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繼時久雨  
恒陰。帝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  
無緩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動員外郎趙鼎上疏曰。王安石變祖宗  
之法。蔡京託紹述之名。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  
神宗時政之闕。莫大于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  
母后。穿廬毳幕之居。夷人取之。為幕毳音翠。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  
后。膾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子奪  
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  
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

手書忠勇  
以賜世忠

揭趙賜世  
忠

高宗以四  
失罪已

張守  
二帝

綱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失。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繼時久雨  
恒陰。帝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  
無緩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動員外郎趙鼎上疏曰。王安石變祖宗  
之法。蔡京託紹述之名。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  
神宗時政之闕。莫大于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  
母后。穿廬毳幕之居。夷人取之。為幕毳音翠。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  
后。膾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子奪  
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  
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

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宋高宗三十三 十一

聖心不憐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趙鼎源流而源一疏深得其當

問張守六思之疏何如

**張時表曰**：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之分，忠佞之別。然宋室之禍，實自王安石揭開其蒙流毒于後。趙鼎一疏，可謂瀾流而源深得其當。信乎時政之關，莫大于此。綱目書云：罪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者，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美，亦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

**蔡虛齋曰**：人能自強，以復北轅，是亦弗思而已。張守六思之疏，正高宗不而為恢復之本也。惜乎悅不繹從，不改誠所謂未知之何也。已母怪乎退而渡江，退而航海，而端端偏安于一隅也。

**袁了凡曰**：朝野雜記載元懿太子勇卒後，續妃出建炎元年六月生於南都九月封魏國公。三年春劉為逆，立為皇帝。改元明受是歲上復辟立為皇太子。其秋太子得疾未瘳，有金香鼎置於地宮人誤觸之，什地有殿太子應時驚搐不止。上命斬宮人於無正少頃大子薨。年三歲蓋距靖難之師輸一時矣。世乃傳張忠獻以苗劉爰立之故，幾太子於鐵塔下，并乳嫗皆掩之。此何許大事而可以倉卒誣人也。

**鑑**：皇太子勇卒，謚元懿。太子勇卒後，續妃出建炎元年六月生於南都九月封魏國公。三年春劉為逆，立為皇帝。改元明受是歲上復辟立為皇太子。其秋太子得疾未瘳，有金香鼎置於地宮人誤觸之，什地有殿太子應時驚搐不止。上命斬宮人於無正少頃大子薨。年三歲蓋距靖難之師輸一時矣。世乃傳張忠獻以苗劉爰立之故，幾太子於鐵塔下，并乳嫗皆掩之。此何許大事而可以倉卒誣人也。

劉子羽計殺范瓊

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悒悒且乞貨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以來自召。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曰：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曰：諾。瓊下獄賜死。子羽

**丁南湖曰**：范瓊佐邦昌之叛，逆而張浚倡謀以誅之。史稱浚能養正直稱忠義名臣，此所以為幹輔成其謀。乃因此受知於浚而戰功屢立卒之。子羽之父朱熹之師也。

**綱**：升杭州為臨安府。

將定都焉

**鑑**：崔縱如金不屈死之。縱使金通問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

金人怒從之窮荒

**綱**：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鑑書凡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

林勳上本政書

綱

綱

綱



朱喜甚愛其書  
此書思慮周密  
井田之卒無以加  
本政書深切時務  
議避金師

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受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無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喜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發明本政一書深切時務宋人不能用可勝惜哉宜乎為朱子之所甚愛也特書于冊以予之耳  
八月杜時亮如金師時金人將渡江遣時亮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闕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閏月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守

建康時聞金師將至帝召諸將議移躡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州長沙鄂州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常州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杜充守建康王瓌諫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充將發汴統制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充不從  
帝如臨安府自日是不復議防淮矣○張浚次于襄陽招兵分屯襄鄆唐鄧  
綱罷起居郎胡寅諫初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觀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嗚無杆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脩戰略自淵聖時耿南仲附丞相李邦彥而倡和議其朋徒附合根株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伏望陛下罷絕和議刻意講武斷而行之堅確

建康時聞金師將至帝召諸將議移躡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州長沙鄂州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常州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杜充守建康王瓌諫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充將發汴統制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充不從  
帝如臨安府自日是不復議防淮矣○張浚次于襄陽招兵分屯襄鄆唐鄧  
綱罷起居郎胡寅諫初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觀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嗚無杆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進七策一曰罷和議而脩戰略自淵聖時耿南仲附丞相李邦彥而倡和議其朋徒附合根株膠結寧誤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伏望陛下罷絕和議刻意講武斷而行之堅確

岳飛諫守中原  
胡寅進七策  
罷和議而脩戰略  
擬宋起居  
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為也

胡寅遺 中興無遺 胡寅不能 用高宗 張即使金 不

不日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  
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日力不暇  
為急誠使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戶部計費  
三曰務實  
效去虛文  
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戡大憝不為退計者乃求賢  
得其人而任之然後御以恩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明其階級然  
後授需城嚴賞罰者以治外之實也  
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  
於諸路抽掠禁軍充御營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訓練陛下自將之又於福  
路兩浙等處擇上豪募水手弓手銅人簡其精銳分番起之招募兩河諸  
武臣中有明營屯者因以任使  
五曰都荆襄  
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  
勝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軍出廣西武陵之民軍率制下黃呼吸盧壽則  
進取之業立然後從陝西以嚴氣血勝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府之富皆猶  
外府易以拱把臣願陛下  
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  
宜于同姓  
揀選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德崇出氣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宗  
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宗士之制星羅而棋列以慰祖宗

在天之靈以續七日存紀綱以立國體  
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紀綱以  
國家如錢之緒七日存紀綱以立國體  
法祖宗仁宗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聖者則斥之君子  
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始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  
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也  
時之政為後世之害皆小人也誤國破家不知已時陛下七地金帛能有  
輕捨盡輸之夷狄耶書凡數千言皆願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周德恭曰德不聰而罪言者哉然則願浩亦不能逃其責矣  
許浩曰黃之七策中興無遺策也人皆以為高宗不能用寅而吾獨以  
為寅之策不能用人孰知有宋而亦孰肯為之用哉而寅謂帝以親王介  
第受天下之命出師河北不當居尊位豈有已即尊位而可遜避  
哉是非惟昧於事幾且拂高宗意矣寅將行其言而先拂高宗之意言  
得行乎使寅有此策能異其辭而婉道之高宗雖怯而砥礪之餘因以  
惜乎尚不能也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  
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人囚之曰邵使金不肯拜撻懶且具書言天  
未厭宋金乃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囚于祚山砦

發明張海使金力辨不屈金人囚之其志可尚其與洪皓之節前後而  
綱金人殺故知真定府李邈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殺  
之邈故為真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邈  
憤詆之虜槌擊其口猶吮血嘆之遂遇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  
死燕人為之流涕後事聞謚曰忠壯

精忠之節  
動山岳  
剛大之氣

周德恭曰李邈被執迄今三載金人使知滄州邈不答金人使易漢  
豈他偷生者  
服則邈不從是蓋精忠之節動山岳剛大之氣凌瀟雲漢

綱張浚治兵于興元今漢中府以圖中原謚辟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為隨軍  
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時蜀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為慮知趙開善理  
財即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餘  
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  
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時浚尚重寄旬稿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

精忠之節  
動山岳  
剛大之氣

綱張浚治兵于興元今漢中府以圖中原謚辟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為隨軍  
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時蜀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為慮知趙開善理  
財即承制用之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尚存餘  
而貪猾認為已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  
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時浚尚重寄旬稿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

精忠之節  
動山岳  
剛大之氣

綱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綱杜充承制以立知楚  
州金人乃以兵邀于淮陰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徑進與金人遇轉  
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前憩歇  
定方援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綱以趙鼎為御史中丞鼎自右司諫拜侍御史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  
有六及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拜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

精忠之節  
動山岳  
剛大之氣

趙鼎戰守  
如

綱

十五

右知

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與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直以為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金兀朮入建康府。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之。時江浙倚重於杜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攻烏江。充閉門不出。兀朮遂乘充無備渡江。使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帥官屬降。通判楊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衣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之。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為人。兀朮使之

廣義。郡之則足以見其節。至今猶有生意。綱目大書曰。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帝奔明州。今寧波府。時聞杜充敗。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曰。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

岳飛敗金人于廣德。州名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

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飲營縱火。飛乘亂從擊大破之。王軍鍾村軍無見。狼將士忍饑。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也。爭附降之。

金人陷越州。遂寇明州。張浚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橋。敗之。金滿盧

周德恭曰。敗之于廣德。揚沂中敗之于高橋。則二將廉勇。勤王之心。可

綱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西遼康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

于海。時帝舟走温州。金人以舟帥追帝。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

也。○金婁室取陝州。府在河南。知州李彥仙死之。彥仙屢敗金師。破其

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鮮事聞。以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金將烏魯

來攻。彥仙敗之。婁室悉兵大至。彥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

經營計無出此

以血大書衣襟

至人猶有生意

出入兵家之奇

岳飛敗金人于廣德

見狼將士忍饑

金人陷越州

周德恭曰

綱庚戌四年

于海

也

五十餘壁

來攻

彥仙度金

參仙靈氣  
如常

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眾十萬來。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破。參仙意氣如常。數出兵與戰。食盡告急于浚。浚撥曲端兵援之。端素疾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峽。則金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彦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陷百端。參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參仙投河而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婁室怒盡屠之。

**袁了凡**曰：張浚之殺曲端。當時深冤之。以予而觀。端未易取也。其心術逾已。卒其敗。詭託不行。致城陷。而民遭屠戮。參仙之抗節。矢忠無愧。於巡遠矣。端非質蘭進明乎。殺仙者端也。使魏公軍令行。端可獨生乎。

韓世忠大  
敗兀木于  
江中

**綱**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  
**綱**四月張浚遣兵入衛。聞金軍退乃還。  
**綱**韓世忠大敗金兀木于江中。繼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木師還擊之。及兀木田秀趨平江。世忠乃移師鎮

世忠妻親  
執桴鼓

南浦使船  
如馬

自是不復  
渡江

江以待之。兀木欲濟江。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在鎮江府。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木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虜兀木之婿龍虎大王。兀木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兀木窮蹙。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木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戰。以火箭射。若蓬。世忠師潰。兀木始克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木。十萬之眾。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呂頤浩**免中丞。趙鼎論之也。浩過失。凡于僭言。帝乃諭之。門朕每聞前

忠諫之臣

朝忠諫之臣恨不

五月金人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之于靜安

兀利既濟江自靜安鎮渡宣化而去岳飛激擊大敗之

靜安鎮在應天府城東北

秋七月金徙二帝于五國城去金上京東北千里

洪皓遣人奏書

遼東三萬衛

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麵等獻二帝于五國始

知康王即位焉

八月張浚承制安置其都統制曲端于萬安軍以蔡仲為襄鄧隨郢鎮

撫使端素善撫士卒長於兵略然性剛復既逐王庶而奪其印又欲并王

煥軍朝廷疑其欲反浚使張彬察之彬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

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為客

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撓其耕獲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

我為主矣如此則一二年彼必困憊乃可圖也彬還自浚不以為然及兀

哀了凡曰

曲壯悶為都統制有叔為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以文

畏服此賊恩勿殺則廢法故不如始勿用之愈也唐書載入蜀將其甥

為腹心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斬之劉昌守寧陵令俾將內顧者斬以

甥張浚未嘗內顧猝下斬之李績將兵擊高麗欲與婿杜懷恭偕行懷

恭亡匿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乃止刻薄之人假至親以行法立峻

法以起威性往有之亡賴賊性不可任伊婿嘗之矣惜兩甥無嫌之見也

以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初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后謂

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

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乃

召冲重脩之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

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

狀益著矣中祖禹金立劉豫為齊帝○金撻懶侵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之

張浚使劉錫率五路之兵及金婁室戰于富平縣名今屬耀州敗績先是浚聞

張浚富平敗績

古今母后未有其比

范冲朱墨二史得其正

張浚平生之志在此一舉國家命脉所關

元水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涇原劉錡、環慶趙鼎、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聞與洋州、利州、閬州、劍州、興州、保寧府、廣元縣、洋州、今為洋州、今為洋州、俱屬漢中府。以固根本，敵人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與。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斃而乘之，亦不從。』遂次于富平縣。已而妻室引兵驟至，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趙鼎軍，皆部驚遁。諸軍皆潰，關陝大震。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若浚之輕師失律，按史略浚斬趙鼎首，諸路兵皆散去。

**張時恭曰**：張浚平生與復之志在此一舉，實國家之命脉，生民休戚之敗，則之罪歸諸他人，而使與復之志不得伸者，其悔可勝言邪。

**綱** 十月，金人縱秦檜還。初，檜從二帝至燕，金王以檜賜捷，懶為其任用。

鮮仇息兵自始 得一佳士

及南伐以為參軍事，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襪水，岩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相，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之。」疑其與何處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豈無譏詞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今從軍楚，願惟范宗尹及李回與檜善。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又安得與妻歸，肯回耶。

綱目狗名 責實

**周德恭曰**：秦檜之還，前史皆書秦檜歸自金，為文綱目特書金人縱秦千餘里，諭河越關津，最多檜之夫妻，寧能高飛遠舉，駕空憑虛而歸之歟。此由賊檜陰主和議，見說女真而伴縱之還耳。故綱目變文直書金人縱秦檜還，不以小人陰謀之故而遂為之曲諱，原情誅意，其旨嚴矣。當是時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鮮仇息兵，則自始。

綱目原情 誅意

**宋史斷曰**：秦檜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欺詐，非北歸也。惟高宗開心撫納，以為得一佳士，嗟夫。豈天必欲亡宋，故使姦臣得遇，以為

成勝之內應乎自靖康間二帝蒙塵宰相何處及孫傅張叔夜奏擒司  
馬卞等皆死於難惟猶一家獲全非其屈身戎虜求哀款納期有厚報何  
以得保百口而回則其易心改節為虜反聞明矣故曰入相之後遂專  
正和議悉罷諸路宣撫凡趙鼎劉大中等沮其和議則使臺諫擊去之  
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浚謀殺之於是國之大柄宋之社稷世之  
黔黎舉在奸臣掌握聽其死生而或敗矣謂之佳士不亦謬歟然則繪  
鼎鉉所以背主求生乘危賣國者不過欲圖身家之富貴耳然今日之居  
甕之私惠國危已甚尚無悔心此無他蓋由姦臣不知仁義以禽獸為  
心耳不然何德于戎狄若見之  
此等奉檢金君及私校唐國與金敵之

十一月趙鼎罷○鑑以秦檜為禮部尚書

綱目南至帝帥百官遷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且亦然

鑑張浚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時浚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

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

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右有鐵山棧道之險鐵山在漢中府沔縣

城縣東止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陝遂與關中聲

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迫近郡宣司但當留駐

興州外擊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

據險固壘觀釁而動庶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將無敢行者子

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將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子羽至大喜悉

以其眾來會凡十餘萬人軍鼓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扼險于鳳翔大散

關東之和尚原大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南和原在寶雞西南以斷敵之來路關師古等聚熙

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奭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

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岷州今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是大潭縣名在鞏昌府西和縣東南階成二州屬鞏昌府成州今成

縣是鳳州今漢中府鳳縣是

十二月金人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金妻室卒自初惟輔擊敗金

師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

焚之為金人所執粹以去惟輔曰死大斬即斬吾頭豈汝粹也顧坐上客

劉惟輔死

綱目

宋高宗三十三



忠義之氣  
死而後生

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

定差役法

至破家及即位深加講求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為一保。十六保為一  
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  
五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試者。許募人充役。重丁女  
戶及孤  
弱悉免。

賜宋高宗  
遙拜二帝  
何如

辛夷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西遼康春正月。已夷朔帝在越州帥百  
官遙拜二帝不受賀。

謝木齋曰

二帝北轅蓋不共天之。大讐也。奮一擊而還兩宮。高宗孝弟  
欽。吾兄也。不拜吾兄。何以安弟之心。拜于越州。不拜吾兄。何以安子之心。  
與不也。父明年而拜于臨安。印念不忘親之心。拜之誠是矣。然拜  
父則必還父拜。兄則必還兄拜。弟則必還弟拜。信不徒為是虛文也。於此果能嘗  
瞻坐新桃。戈討賊。則土地可收。父兄可復。何也。瞻望之。告今也。顏色之  
欣。省問。雙雙于朝夕之間。唱和雍雍于宮闈之內。高宗之所謂愛親  
者。無餘策矣。乃計不出此。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講和議之策。何有乎。

以張俊為  
招討使  
詔贈程頤  
能圖略

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綱三月。以秦檜參知政事。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極其尊崇。於是學者翕然尚之。制詞畧曰。周  
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  
爾願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矜學問。文采不  
足。表見于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  
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摧。褒顯之者。以明士之所與在此。不與在彼。  
也。發明程頤。子倡鳴道學。有繼頤之志。功固非士之隨世就功名者比。  
容民者。書以  
予之宜矣。

高明自得  
之學  
明所與在  
此不在彼

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江淮群盜皆遁。復筠汙州。於是俊軍有鐵  
山之號。筠州今為瑞州府。發明上書。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下  
得人而俊飛不辱君命矣。據事直書。而宋之君臣皆致其美焉。此綱目不  
沒人善之深意也。

程頤有繼  
續孟氏之  
功  
號俊軍為  
鐵山

綱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撻懶北遁。○綱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日昭慈獻烈  
不得呼而擊之。金人自亂。

高宗付託  
俊飛不辱  
君命

綱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日昭慈獻烈

綱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撻懶北遁。○綱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日昭慈獻烈

此舉足以  
發動人心

綱劉光世復楚州。五月作大宋中興至寶。發明高宗嗣統已經五年播越海濱竟土日廢

又非如光武之能規恢先業不過如晉之元帝耳烏足謂之中興哉今而作中興至寶寧無愧于心焉

張時泰曰高宗此舉足以發動人心而過絕亂畧也可謂舉得其當者

綱張俊追敗李成于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用降之引兵渡江追

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眾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用復寇江西岳

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

帥眾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

賊

專重亮請  
立太祖後

綱六月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自元懿太子卒帝

未有後范宗尹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

天下之大  
公大慮

遭時多艱可憫朕君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此

知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至是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

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豐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

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

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屈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

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長慮之所及乎宗寧以來

諛臣進說獨推僕王子孫以為近屬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寞

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天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望陛下選太祖

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庶幾上慰

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

綱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先定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

郡王今其封久不舉有司其上應襲封者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話為安定

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讀奏感嘆

太祖德澤  
入人之深

太祖友于  
之仁

張浚殺大  
夫曲端

曲端作詩  
題柱

張時泰曰

宋之太祖雖襲五代之弊而篡周其德澤入人之深誠有過焉彼傳位于太宗也雖以母后之命非其一念友于之仁安能若此哉綱目大書于冊而分註備載其實者此以見天俾高宗旋

八月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浚自富平敗後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王庶從而問之吳玠憾端因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

以示浚浚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閬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

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

隨深憾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

維端以紙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

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發明

書殺無罪也浚前以讒問而貶曲端此以讒問而殺曲端抑可謂

常熟奉旨

曲端之父漁在左班殿直戰死端為名將則忠為首子則孝亦自取此史氏兩平之論也

袁了凡曰

曲端五鹿之中使少殺其氣而並蓋其能以當其任而端公竟

以廢言殺端非廢之罪也此為魏公之不逮孔明也或曰端之驍勇

不謝於延而延之橫恣未及於端故亮得以全延浚不得以傾延而廢

延之暴當孔明而端之勇蓋魏公而橫且儀不得用間以傾延而廢

乃得破說以殺端故曰魏公之不逮孔明也

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

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

語聞乃有是命○綱目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事

綱復脩日曆○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事揚前議論之

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曆所以備言垂一世

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以命藻

袁了凡曰汪藻請脩日曆狀謂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汪藻請脩日曆狀謂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汪藻請脩日曆狀謂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汪藻請脩日曆狀謂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汪藻請脩日曆狀謂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汪藻請脩日曆狀謂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二策可以  
聳動天下

汪藻請脩  
日曆

備言垂世  
之典

汪藻請脩  
日曆

汪藻請脩  
日曆

汪藻請脩  
日曆

汪藻請脩  
日曆

汪藻請脩  
日曆

汪藻請脩  
日曆

汪藻請脩  
日曆

汪藻請脩  
日曆

父耳其官固太史令也耶國上計則不妨先上太史重國史也宰相監脩史人主觀史自是後世史職一脈漢何得傳會漢史從史本朝誤矣

王德穢邵清之衆于崇明沙崇明州名今為縣獲青送行在國青寇宣州進圍

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去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

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

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

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者行在餘黨悉平

十月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玠自富平之

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宜退屯漢中扼蜀口

玠曰我保此敵必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

也時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賞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

金將沒立烏魯折合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在鳳翔府岐

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苦領在鳳翔府岐

古法可一不可再

吳玠和尚原之捷

民夜輸芻粟助玠

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狂於常勝及與玠戰輒

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壘石為城

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

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高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空以待

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鬻青

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嘗肯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

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

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張時泰曰川蜀富饒金人及京願久矣向非吳玠一戰勝金則蜀必為之

初置見錢關子蜀既失矣則臨安豈得不搖哉吳玠厥功不細此與

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執關子于推貨務

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金以陝西地與劉豫是中原

初置見錢關子蜀既失矣則臨安豈得不搖哉吳玠厥功不細此與

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以給軍食商執關子于推貨務

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金以陝西地與劉豫是中原

歃血勉以忠義

初置見錢關子

錢重難致

請錢願得

初置見錢

錢重難致

請錢願得

王子二年金天會十年○西遼康國六年○夏正德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帥百官

拜二帝不受朝賀

古名將何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盛世忠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死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母下聽民自相別業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者遣還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

高宗知所

以加世忠因進討湖廣江西諸盜綱帝如臨安府從呂頤浩之請也綱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慰使綱帝初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周靜軒曰高宗於兵亂空憊之日而能不忘講學之功蓋亦知所本者人君而不知學則天下之事皆無足言者矣特書曰初深予也

三月桑仲為其黨所殺降寇李橫復郢州先是仲上疏願協力恢復京師乞正劉豫之罪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仲至郢調兵其黨霍明執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翟興將遷汴以興屯伊陽之鳳牛山之遣人持書誘以王爵興斬之豫復陰誘興裨將楊璋以利備遂殺興以其首奔豫與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子琮嗣職

夏四月詔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帥師如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以神武後軍及忠銳軍增趙昶二軍從行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王瓚皆隸焉凡一十餘萬人

頤浩帥師

評浩曰晉觀呂頤浩帥師如鎮江圖取中原時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

中興可計日而待矣既而考其事先無成功心其感焉及詳考之則知頤浩是行成于桑仲而世忠諸人曾無一言謀未合而未肯勝也夫中原板蕩於茲有年頤浩倚仲一人欲以喪敗之舉北向制勝亦難矣且仲有一刑而不能制其下反為所殺其能以此乎幸而仲死趙昶壽又叛而頤浩稱疾而不行也使其果行其不為其果出願敗也者幾希然自建炎以來向退縮惟是率差強人意使其果出願

是舉差強人意

浩本心而以不共戴天之義倡率其眾以與北面致死則古之人固有一旅而與王者未必其無功也惜乎頤浩無是心焉史稱頤浩善

時人倚以  
無慮

予馬有膽略時人倚以為重而前此類守常謂明平又圖進取不可謂無心于中興也而予謂願浩果有心則當時可與共事者莫李綱若而願浩之謂其暴縱無善狀而罷之則其不能推賢讓善以其濟乎國事必矣功可望其成乎

劉豫徙于汴京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懼其子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凡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

岳飛敗曹

岳家軍來  
賀正  
連三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今湖南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贛鄂州連飛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止藏嶺連探隘道親以衆十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等曰成黨敗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懼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一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今湖南

育伯琮于  
宮中

四月衍聖公孔端友卒以其子玠嗣  
五月育太祖後子伯琮之子伯琮于宮中謂帝感妻宣亮之言選奉王德芳五世孫子伯琮之子伯琮命張婕妤好鞠之生六年矣

萬世之公  
義  
天下之正  
法  
公天下之  
大法

周靜軒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太祖尊姓后之命合子而立太宗萬世綱是而後漢無所謂使太祖在天之靈安能慰乎今高宗納妾宣亮之言即選大副之後育之宮中詎非公天下之大法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其存厚也

願浩前軍將趙延壽反願浩逐次于常州願浩聞蔡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因稱朕不進後王德追延壽于建平誅之以劉子羽知興化軍

綱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兵永興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群賊不虞世忠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頌戒石銘  
于州縣

頌戒石銘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丁南湖曰宋徽宗設六曹於州縣而治法以周高宗頒戒石于州縣而治體以立此二者良法美意治三代而越漢唐者也足故迄于今曹

翟文不  
胡安國  
時政何如

翟文不為增屈胡安國時政何如

存國必先  
定計

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恤民必先立政立政有

恤民  
政此顧人  
至志尚何

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

立本  
尚志所以  
五者帝王  
之能事

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

所以明德也  
且此五者帝王  
之能事畢矣

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

春秋經世  
大典

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莫若潛心

行矣  
擬家以安  
國兼侍講

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講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顧浩而專政乃多引知

謝表  
人材可方  
苟文若

名士列於清要以自助安國嘗問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苟文若或字信之

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  
緘默會及正位家司苗劉肆逆會生苟容

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會願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

今強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

都督之命改兼侍講安國復持錄黃不下言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

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

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

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

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願浩勸帝降旨貶安國提舉仙都

觀秦檜三上書留之不報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在康濟時艱

人為標的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復侍  
錄黃不下

春秋大  
尤謹於此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以春  
秋入侍

安國不能  
知秦檜之  
為相必從  
動天下

見中原淪沒常若痛切于身雖以罪去而愛君憂民之心遠而彌篤然風  
度疑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嬰其心故渡江以後儒者進退  
合義以安國尹焞為首謝良佐嘗曰康侯國字如大冬嚴雪百草痿死而  
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張時泰曰  
顧陰縱其還朝士固多疑之然亦不能聞知其實自時厥後  
惟以言貌欺人故高宗信其忠朴其物安國輕信游酢方其為苟文若  
兄文若乃巨姦之輔其出處也非正矣就使檜如文若亦何所取文若  
之死漢室是亦天理終不可民安國豈能必檜如文若之死漢室哉噫  
安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則知人信乎其難矣惜乎安國之賢  
而不能知秦檜之姦固宜綱  
目書法之異於翟汝文也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示以不復用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及檜  
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辭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  
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着衣嚼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  
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

居正論秦  
檜

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會呂頤浩  
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朝  
不可長乃罷檜相初檜所陳三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  
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其崇禮  
入對語以是事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韓世忠大  
敗劉忠子  
斷陽  
與檜張飲  
奕棋張飲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子斷陽縣忠走降于劉豫自時世忠移師長沙  
與賊劉忠對壘相望奕棋張飲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日與蘇栢聯騎穿  
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  
伏精兵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軍中奪望樓植旗蓋傳  
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

王倫還自  
金

王倫還自金倫被執倡和議使人與粘沒喝言粘沒喝從之歸倫至入  
贊成和議者皆倫之所為也

王倫還自  
金

發明王倫之還何以特書所以明其  
贊成和議者皆倫之所為也

王倫還自  
金

發明王倫之還何以特書所以明其  
贊成和議者皆倫之所為也



常熟奉旨王倫者故宰相且之族孫也俠和無賴年四十餘尚與市井同以仕金和宋為得計而皆彼金之所殺可為姦叛之至或疑是故宋金兩史皆立其傳蓋以其為二國之臣而痛斥之云

子羽慷慨有才略

江蘇方輿以安

荆湖自昔用武之國

樊會州

以王似為川陝宣撫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大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眾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督曲端為無辜任子羽玠開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初綱至潭時流民潰卒群聚為盜綱悉平之因上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衞東南制馭西北

吳中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

癸丑三年金天會十一年○西遼康國七年○夏正德七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府帥百

官選拜二帝不受賀

劉子羽之師潰于饒風關吳玠走西縣饒風關在漢中府西鄉縣東饒風嶺上西縣今華中府西鄉縣子羽走三泉三泉縣名唐初折和州綿谷置三泉縣金撒離喝遂入興元府而去時子羽聞

長介以黃柑遺敵

王彥敗亟命田成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玠自河池河池縣名今華中州皆其故也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

爾來何患

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關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

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曰

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軍亦負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築壘于

負待制

子羽救金

以殺歟

潭毒山方成而金兵已至距營于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石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以餽餉不至亦引去子羽與珣出師掩其後擊敗之金人盡棄輜重而走金人始謀本謂珣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珣馳至不虞猶言雖入三州而失不償得按史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乃盡喪關陝而歸賴得珣保蜀而已

二月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璠

三月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乞師于金金人救之及橫戰于牟駝岡

六月岳飛大敗盜彭友于零都

六月岳飛大敗盜彭友于零都

書精忠岳飛字

仁哉武穆之心

垂名與天

地司久

安國勸法

韓忠獻

以至公無

我為先

介麟仙人

關之捷

綱目斷曰物如反諸掌宜止王業偏安一隅哉噫武穆不克令終者非天之毒於武穆也乃高宗自絕于天而不能全中興之美故也豈武穆之德愧於鄧曹而天不善其報歟然則武穆萬世血食而垂名與天地同久者天之報之亦可謂不薄也烏可以一時禍福計哉

九綱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胆勇初  
功步

兄弟推鋒  
破敵

吳珣功不  
在世忠下

人關敵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破其梯。以長矛  
刺之。金軍分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  
王武率銳卒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  
玠遣統制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  
下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  
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因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綱目斷曰**是時虜兵深入。期必取蜀。向非玠之兄弟親履行陣。推鋒破敵。則蜀事去矣。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張時泰曰**兀朮南侵之志。可謂銳矣。然終不得逞。其志者。以世忠性之剛。手此則知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之下。明矣。

**綱**以趙鼎參知政事。○**綱**張浚還自閬州。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  
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言浚等劫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  
**綱**四月安置宣撫司。參議子初。子白。州府。傳白縣。

六即為拔  
復中原根  
本  
岳飛過江  
破賊  
岳飛行軍  
有紀律  
飛能破敵  
如此  
武穆充國  
諸葛之傳  
補天浴日  
之功  
少實西顧  
之憂

吳玠復鳳秦。○**綱**以岳飛復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特賜  
公卿。揚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行  
趨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飛等六郡。為恢復中原根本。綱目作  
本  
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帝以語趙鼎。鼎  
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羣鳥曰。飛不擒賊。不  
涉此江矣。諭月破李成。而復六郡。襄漢悉平。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  
有紀律。知其能破敵。如此。廣義。師觀武穆之將。其即趙充國。諸葛孔明。  
不足平矣。然而卒死。豈臣之手。而不能成。其志者。天不欲祥宋也。惜哉。  
○**綱**八月。以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乃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  
之。鼎上疏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  
之功。陛下有殲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  
今臣無浚之功。而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

高宗此舉  
可謂得人

下矣。伏望閣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以寬陛下西顧之憂。高宗此舉，可謂得人。矣。觀夫趙鼎、密、一、則冬、夏、高、宗、不、以、待、後、者、而、待、已、即、此、亦、納、約、自、滿、之、說、也。其、之、好、安、知、後、日、高、宗、不、以、待、後、者、而、待、已、即、此、亦、納、約、自、滿、之、說、也。

此亦納約自滿之說

○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從呂龜問之請也。

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諫知樞密院事。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諫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

○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知樞密院。○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

相慶

○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相慶。○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

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

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

○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詔取王安石追封舒王制毀之。

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擄謂鼎曰六龍臨江其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

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擄謂鼎曰六龍臨江其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擄謂鼎曰六龍臨江其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

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擄曰然則當思歸路耳

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擄曰然則當思歸路耳。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擄曰然則當思歸路耳。

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敵騎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鳴鼓伏兵四起奮擊入馬俱斃遂擒捷不野

敵騎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鳴鼓伏兵四起奮擊入馬俱斃遂擒捷不野。敵騎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鳴鼓伏兵四起奮擊入馬俱斃遂擒捷不野。

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敦等皆取勝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

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敦等皆取勝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敦等皆取勝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

必能成功朕政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

必能成功朕政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必能成功朕政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

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綱目斷曰儀出奇設伏代水為柵自斷歸路以為戰之不勝誓以必死

綱目斷曰儀出奇設伏代水為柵自斷歸路以為戰之不勝誓以必死。綱目斷曰儀出奇設伏代水為柵自斷歸路以為戰之不勝誓以必死。

其忠君之心至矣由是勇兵士皆奮死來擊勇兵敗退追至淮則其

其忠君之心至矣由是勇兵士皆奮死來擊勇兵敗退追至淮則其。其忠君之心至矣由是勇兵士皆奮死來擊勇兵敗退追至淮則其。

然哉使高宗委任之專不惑群議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惜乎不足以

然哉使高宗委任之專不惑群議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惜乎不足以。然哉使高宗委任之專不惑群議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惜乎不足以。

語此故綱目特謹而書之蓋亦深喜而亟言耳

語此故綱目特謹而書之蓋亦深喜而亟言耳。語此故綱目特謹而書之蓋亦深喜而亟言耳。

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金師師日迫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

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金師師日迫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金師師日迫群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

高宗親御

高宗親御。高宗親御。

趙丞相

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德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講和而彼復肆暴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要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自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帝以世忠捷奏至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遠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乃止及胡松年上會諸將進兵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有先見也

高宗此舉差強人意

周靜軒曰

高宗此舉差強人意蓋九代之雄威奮六師之勝氣與臨宗朝則有趙鼎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忠臣也中國委靡之氣不於是而少伸哉春秋紀其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效次于平江予之也此綱目特常熟奉旨與求贊之而止意乃快親書車收一詩為賜與求復贊曰和

此行舉措合人心喻子才之功張浚蓋忠

六月劉豫罪逆于六師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喻字煇之功也詔拜浚樞密以其盡忠竭節喻于中外浚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捷懶兀木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皐救之金師引去皇道敗之岳飛此舉合于義特喜喜之岳飛使牛皐救之金師引去金師渡淮北歸時捷懶屯泗州兀木屯竹箠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橋名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木曰張樞密賊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木色變遂有謀

此舉深合于義

張樞密已到鎮江

岳飛此舉合于義特喜喜之

四十三

趙鼎真宰  
相  
天使佐朕  
中興

朝廷以東  
南為根本

六朝俱有  
江左

歸之志。會雨雪。金魏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漢軍皆怨。憤乃夜引  
師還。元木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  
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  
何力之有。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  
趙鼎奏。金人雖逃歸。尤當博採群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議攻戰備禦。  
措置緩懷之方。提舉洞霄宮李綱上疏曰。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  
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  
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脩守備。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  
者又謂敵人既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  
視淪陷。不務恢復。唯宜於防守既固。兵政既簡之後。即議攻討。斯為得計。  
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  
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也。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直三

守備之宜  
莫大於是

攻戰之利  
莫大於是

措置緩懷  
所當先

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  
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  
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逆臣  
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里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  
之所。今舊都未復。莫如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官府。初營壁。粗  
成規模。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緩懷之略。則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  
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疆敵。不能自歸。天威震盪。必有願為  
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  
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闕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  
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  
斯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  
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

用人如用

李綱論

此最上策

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閔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京西。失矣。萬一有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軍馬。備器械。時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雖卑辭厚幣。臣固以求之。其不推

不可不

不... 子...

誠以見信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輅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備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用。

張時泰曰：嗟夫！回紇憚郭汾陽不克戰。而遣金虜憚張魏公不交兵。而素故也。然高宗既有諸賢之助。則復讐之功。可以立就。夫何擇善不精。遂使臧否混淆。中無定見。况夫李綱一疏。懇切詳盡。實萬全之妙策。高宗賜詔褒諭。而不能用。所謂說而不從。從而不改者也。夫金師方遠。即為自是。何其器小而易盈也。噫！德遠人望。不異于子儀。而成功之不逮之與也。

乙卯五年 金熙宗皇天會十三年 ○西春正月朔日 食帝在平江府 遼康國九年 ○夏大德元年

召張浚還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浚屯

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相與鼎張浚交將並相史館校勘諭博問之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

鼎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

○網三月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揚州

○網夏四月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

公廣義亦成王之仁書之于冊其美可知

○網上皇卒于金地金主不許歸葬

山聞之共議制服并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

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

向泣血撰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焉

史臣曰近姦諛於是然前以環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

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及童貫用事又進兵勤遠給徇速亂遂致

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

宗特甚焉爾

丁南湖曰朱弁欲請徽宗之制服固不如司馬朴之果矣然弁寧不

與張卻洪皓並皆匪休蘇武有殺身成仁之志者也其奈徽宗之文弁

有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空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若皓作則何

史氏之失錄焉

綱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有帝南幸時奉祠優游林泉

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至

是卒從彥南劍人為延平府初為博羅主簿轉羅縣名今聞時得程氏

之學慨然慕之時為蕭山令蕭山縣名今屬紹興府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

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築紫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

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朱喜謂龜山僧道東南龜山揚州號士之游其

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道遠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

馬俊相律

趙鼎張浚

同相

擬宋以張

浚趙鼎為

尚書左右

僕射兼知

樞密院事

謝表

作大廟乎

臨安

高宗亦茂

王之在

洪皓撰文

以祭

學者推為

程氏正宗

從彥南劍

人為延平

府初為博

羅主簿轉

羅縣名今

聞時得程

氏

之學慨然

慕之時為

綱龍圖閣

直學士致

仕楊時卒

年八十三

謚文靖

有帝南幸時奉祠優游林泉

以著書講

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至

是卒從彥

南劍人為延平府初為博羅主簿轉羅縣名今聞時得程氏

之學慨然

慕之時為蕭山令蕭山縣名今屬紹興府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即驚

汗浹背曰

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築紫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

綱龍圖閣

直學士致

仕楊時卒

年八十三

謚文靖

有帝南幸

時奉祠優

游林泉

以著書講

學為事東

南學者推

時為程氏

正宗胡宏

羅從彥皆

其弟子至

是卒從彥

南劍人為

延平府初

綱龍圖閣

直學士致

仕楊時卒

年八十三

謚文靖

有帝南幸

時奉祠優

游林泉

以著書講

學為事東

南學者推

時為程氏

正宗胡宏

羅從彥皆

其弟子至

是卒從彥

南劍人為

延平府初

綱龍圖閣

直學士致

仕楊時卒

年八十三

謚文靖

有帝南幸

時奉祠優

游林泉

以著書講

學為事東

南學者推

時為程氏

正宗胡宏

羅從彥皆

其弟子至

是卒從彥

南劍人為

延平府初

綱龍圖閣

直學士致

仕楊時卒

年八十三

謚文靖

有帝南幸

時奉祠優

游林泉

以著書講

學為事東

南學者推

時為程氏

正宗胡宏

羅從彥皆

其弟子至

是卒從彥

南劍人為

延平府初



靜中看喜  
奴家未  
發自來

學問不在  
多言

延平充養  
完粹  
自然中有  
成法

龜山進退  
之機無愧

龜山頌德  
龜山頌德  
龜山頌德

龜山頌德

豫章郡名今其門人李侗最著侗初從從彥學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

亦靜坐從彥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侗

於天下之理誠攝洞貫以次融釋從彥甚重之侗卒業退居山中謝絕世

故凡四十年飲食或不文而怡然自適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問之

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學

者稱爲延平先生延平府名屬福建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

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

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者及其酬酢

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發明以正此不可犯誠當代之賢人

也也至奉祠致政優游林泉日以著書講學爲事而進退之機庶乎無所

愧矣張時泰曰中興之際果能如商之高宗置此大儒於左右以資啓沃則

問散於黃汪險邪小人則置諸宰輔是誠舍蘇合而取蟻轉也不亦

哉嗚呼龜山不得商之高宗而遇宋之高宗其亦命也夫

五月何鮮如金通問二帝中書舍人胡寅乞罷許之寅上疏言文直

動陵寢狀伐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離也自建炎至紹興

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

二帝之面得女直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但見通知之使未

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女直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

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生所恨吾所畏而中國

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

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倘使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

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及張浚自潭州還言使事兵家機權後

將闢地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絕也帝遂遣繡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廣義罷和議至恢復張浚之素志也胡寅

封瑋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鑑時趙鼎請名行宮新作書院爲資善堂

復張浚  
三事

復張浚

復張浚

復張浚

復張浚

三人名德  
二人極天  
下之選  
社稷得人  
中興事業  
在是

命建國公就堂聽講且為徽猷閣待制范冲兼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  
二人皆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  
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

相業莫先  
于定國本  
孝宗克成  
今德

張時泰曰相業莫先於定國本定國本莫先於教太子教太子非碩德  
然孝宗之克成令德亦天  
之不奕報于太祖者也  
丁南湖曰范冲為祖禹之子故史義正直以神啓實錄著未幾接周程  
燕守道實儒林冠冕也孝宗師之厥後內孝於繼文外息于金憲而英  
毅聰明卓為南渡諸帝稱首然則高宗教子之功趙鼎蕭燾賢之力誠謂  
君臣兩  
全矣

岳飛洞庭  
之捷

綱行統元曆常州布衣陳○鑑六月岳飛大破楊么于洞庭么死湖相平  
飛受命討么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爾乃  
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命之戰萬無生理遂降  
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刺佐背曰子知逆順有果能立功欲復

岳節使號  
令如山

遣子至軍中視其可與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席益疑飛玩寇欲以上聞  
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乃止黃佐襲周倫皆殺之飛  
表遷武功大夫會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  
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因敵將攻敵  
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是以易也浚許之會黃佐招楊欽全宗劉誥等降  
夜掩賊營公枝窮赴水死盡平之果八日而捷書呈潭州張浚嘆曰岳侯  
神算也初公恃其險官軍自陸路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犯我者  
除是飛死至是以其言為讖云果身無恙而言至岳飛來攻亦初滅而以

岳侯忠孝  
深機  
飛袖小圖  
示浚  
八日可破  
賊  
八日而捷  
岳侯神算  
謀算出人  
奇表  
武穆忠孝  
能過

周靜軒曰觀飛之神謀聖算誠有出人之意表者以八日而破累年之  
其功為何如哉書以得之宜也  
張時泰曰武穆為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略加之以勇戰又况忠孝  
過焉若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為首稱

古名將不  
能過

綱十月張浚還自潭州自湖相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

中興將以  
武穆為首

綱十月張浚還自潭州自湖相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

綱

綱十月張浚還自潭州自湖相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

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暑行其勞群

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後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

帝嘉嘆置之坐隅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為崇政殿說書初金

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

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於涪涪願讀三

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

張時泰曰和靖至是無復仕進之心矣觀其堅拒劉豫之聘若壘勝之

之舉怡然就道何其能審出處之若是也意冲之此舉一則不昧和靖

之賢一則王成高宗之德可謂一舉而兩得矣若冲者其賢乎哉

鑑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張浚薦其忠也

綱丙辰六年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感天皇后春二月韓世忠圍淮陽軍金

兀术救之世忠還國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引軍渡淮至城下為其所圍

奮戈潰圍而出還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兀术引兵至世忠求援於

張俊俊息之不從世忠勒陳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

公也敵薄陣殺其道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

以萬計綱三月以韓世忠為京東淮東路宣撫使屯楚州岳飛為

京西湖北路宣撫副使屯鄂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以大事故並命之世

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

者世忠遺以巾幗巾幗婦人喪冠也以巾幗之類故人人奮勵無集流散通商惠工

山陽山陽縣屬淮安府遂為重鎮焉綱夏六月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進屯

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揚沂中進屯泗州浚命飛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

素志也飛扶母親還廬山累表乞終喪詔不許

七月以陳公輔為左司諫綱公輔召還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

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

詭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

陳公輔論王安石何

山陽遂為重鎮

二人可倚大事

立陳前

張俊中

擬宋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

微處士尹焞

綱益補

綱

史漢為世龜鑑

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

陳公輔不負諫職

建康為中興根本

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

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

使學者不讀史。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

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

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

服。發明書以陳公輔為左司諫。而分注備載其

八月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庚副之。並奏。決尚書省樞密院事。調張浚

秦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中興根本。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

則不足以繫中原之心。請即幸之。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有南寇之志。

趙鼎建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秦檜孟庚留守。檜自被斥。曾與金議。和稍

復其官。又以張浚薦授禮泉觀使。至是漸用事。

張時泰曰。秦檜包藏禍心。不露形迹。至高宗詰之。而語塞。然後乃知其

奸也。於是擄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可謂中興之幸矣。彼朝

堂之榜浚。豈不見秦檜之奸。浚豈不知元正和議。檜之奸。猶抱薪救火。惡能致其

撲滅哉。雖然。君子不可獨罪浚也。高宗于檜。擄其罪曰。示不復用。今也

榜墨未乾。君信遂失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知高宗張

浚殺之也。君子識武穆之獄。當自高宗張浚殺之。而後秦檜則庶乎其當矣。

岳飛指畫甚大。張浚曰。飛指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

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帝如平江。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

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玘分道寇淮西。揚洲中等大敗。玘于藕塘追麟

至南壽春而還。時張浚屯盱眙。揚州中屯泗州。韓世忠屯楚州。岳飛屯

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張

俊與楊沂中合。以保合肥。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

岳飛指畫甚大。岳飛請進兵。岳飛在軍中。

趙鼎深以為憂。

岳飛指畫甚大。岳飛請進兵。岳飛在軍中。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以保合肥。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

張浚保淮

南

張浚保淮

南之議何

如

張浚識高

慮遠

將重銳

不可當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趙鼎抑呂

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令俊等渡江則無淮南

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

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

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持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

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向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時

光世已捨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諭其將若有一人渡江即斬

以徇光世不得已還駐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至藕塘沂中擊大破

之猷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即與精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猷敗亦拔砦

去沂中及王德乘勝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北方大恐按史略上曰克敵之功皆出若相金人

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綱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

綱趙鼎罷黜初張浚治師江上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

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請事語意微侵鼎言臣

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畫辰蘊浚當留

臣當去帝曰侯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

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進

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鼎言擒劉豫固易耳

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

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

鼎後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

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復尊程氏之學一時學者皆聚

於朝帝嘗親書思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

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許浩曰張浚治師江上以御劉豫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

浚聞不樂因請事語意微侵鼎時鼎在內浚在外也自他人處

疑宋賜趙

賞使展畫

底蘊

列要津者

多一時之

望

號為小元

祐

一時學者

皆聚

親書思正

德文四字

賜卿

親書尚書

一帙賜卿

欲卿共由

綱趙鼎罷

宋高宗三十二年

五十二

與尚書一  
四字謝表

浚昂不自

相負

高宗

陳公輔乞

禁程氏之

學

此伊川之

文符

士大夫宜

以孔孟為

師

高宗不知

尊伊川

始

之必將

將熾繁浚短日夕浸潤以圖去之焉有是心遠臣豈能勝近臣哉

浚去必矣而乃曰今浚成功當使展蓋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可見其

所謀為國而非以已故矣鼎心為國浚奚得而憾之浚心亦為國也為

罷相而所謀見抑宜憾之矣然亦為國事而憾而非以已憾也故他日

宗欲讓浚賴昂力爭而免是物讓浚而浚焉浚不自相負其肯負高宗

乎浚昂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墜其中與

之業可惜也夫

**綱**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曰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

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

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

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

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

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張時泰曰**高宗但知尊孔孟而不知尊伊川非理勢乎正使孔孟在當

之于伊川亦不欲以孔孟之徒待之但無擇善固執之功所以以邪為

正以正為邪適為君德之累公輔能禁伊川之學于當時其能禁于當

世乎公輔前詆安石之邪今詆伊川之正然則邪者固所當禁而正者

豈所當禁者耶嗚呼伊川之學雖不見尊於當時而後世學孔孟者必

自始

**丁南湖曰**君子而不仁信矣乎嘗觀朱勗平江人也陳公輔為平江教

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弊安石學術之害是誠君子矣然因

忌尹焞而斥焞子之學是謂不仁也惜哉

**袁了凡曰**宋紹興間言伊川之學感亂天下請加禁絕而尚書吳玠獨申

得也近世小人慕之遂變中庸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而時中獨申

此論特公袖忠獻客也

**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西遼成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

同前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服百官上表請遵以

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

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

梓宮者天子之喪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

同

衣黑履

化天下

天子之孝

不與士庶

同

梓宮未返

五十一

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群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

王倫陛辭帝命謂捷賴曰河南之地 二月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如金

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若見歸 以岳飛為河北京西宣撫使進拜太尉

韓世忠張俊皆久貴立功而 飛少事俊為列將一旦拔起爵位與齊

俊深忌之始與之有隙矣 三月 月遣尊宣和皇后章氏為皇太后

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 監京湖宣撫使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

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 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

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使則提兵趨京洛

據河陽陝州陝州陝州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遣遣王師前進彼必

棄汴而走河北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

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

大舉會秦檜王和議忘之言於帝請召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

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

鄆雖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眾浚

曰張浚揚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

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艱音非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

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

兵柄終毋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山墓側浚怒奏飛積慮在於

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都督府參議張宗元擢其判官

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貶知永州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

行聞陳公輔乞禁程氏之學上疏曰孔孟之學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

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

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

張浚深忌岳飛

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厚**

張揚豈能御此軍

孔孟自有明兄弟發

五十三

五十三

四人道德名世

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望加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韓氏。仍詔館閣。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故貶。

**于南湖曰**。宗孔子。孟荀揚此程氏之所以傳道統也。胡安國疏乞加之。頗知聖道矣。荀揚則在祀典。則是矣。若謂比于荀揚韓氏。則非也。夫韓氏知程氏之直矣。何怪乎公輔等之妄言。而高宗之誤聽也。

萬全之效。岳飛請用。光武故事。

呂祉死節。

六月詔岳飛入朝。遂遣還鎮。累詔趣飛起飛。不得已。趨朝。遂復職。飛上言。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以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都上游。用光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自淮西副統制鄧瓊以眾叛降于劉豫。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統劉光世軍。令瓊副之。瓊與德不相下。列狀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集康祉密奏乞罷瓊兵柄。書吏漏語于瓊。瓊怒。遂叛。時有得祉信。髮之帛。疑

武場過人。

又以為麻繩撮髻。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聞者哀之。○綱目斷曰。今果漏世軍情。以致鄧瓊之叛。向論瓊德不相下。今果交訟。所致也。然則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而處已。待人哉。故曰。公生明。而

張俊不。

九月詔張俊屯廬州。岳飛屯江州。鄧瓊叛。張俊始悔。不用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瓊結沒喝。而兀木惡豫。可以

帝。

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先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不至。何背我也。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割股納書。戒勿泄。世謀還書示兀木。兀木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四太子謂兀木也。

張俊免罷都督府。還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誰耻之大。友覆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勵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俊。賜諸將詔。往往命俊草之。及鄧瓊叛。呂祉死。俊因引咎力求去。帝問俊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俊曰。近



與其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張時泰曰**張浚引咎求去可謂勇於自責者也。昔也薦檜今則排之昔也。

**綱**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廣義前載張浚薦趙鼎繼

之不已帝欲遠竄浚趙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鼎

復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倘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

言者此事自閔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檜憾浚不出一語帝意

鮮遂以秘書少監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

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周靜軒曰**高宗始為任張浚不為不專終焉疑張浚不為不其皆無知

蔡專任裴度諱言不入卒收成功然則高宗亦不逮憲宗遠甚矣安有

欲成大事者而以浮言疑賢者哉

綱月以焯為崇政殿說書繼初焯承召命以疾辭不行乃令漕臣奉詔

親遣焯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焯至九江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

遂不至張浚言焯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

臣疾速津送焯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焯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故

故有是命

**綱**目斷曰和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出處可以知其善用乎易也

彼良之六四周公繫之曰良其身無咎蓋言時止則止故無咎也非在

進是有見幾之美故來則有譽也非應聘之義乎嗚呼和靖深得於易

靖之幸實高宗之幸也

**丁南湖曰**和靖之善學而不易也策誅黨人而不復應舉易之儉德

而不拜謝善易之不易乎世也莊敬誠實而不欺闇室易之敬以直內

也聞攻程氏之學而不進易之見幾而作也力拒劉豫之命而不辱易

之不惜其任經筵少開悟之功對張浚止好善之語大抵持守有餘而格

致未到王一功多而窮理功少故耳

易和靖善用

金收中原

綱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

綱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及河

綱戊午八年清三年○夏大德四年春正月朔帝在建康府

綱張守節留守建康據帥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強敵願少

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願義建策以為越不可都當

都荆襄高宗既無意荆襄則建康不猶愈于臨安乎今乃曰不可則鼎之

綱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忠自王安石

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

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

夷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

聖人之旨又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

又曰頃陳公輔嘗談朕學書謂字畫不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

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日朕

自以學書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許浩三高宗遭國多難父兄北遷問閩江南苟存社稷在離之六五出

於復仇而高宗視夫不共戴天之讐將鑿之而欲行之則春秋之義莫大

何所取乎又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而自以學書

賢于他好是誠賢于彼也然人當以堯舜為法向至此而自恕耶夫

子雖多亦奚以為之訓有違吾故著之

周靜軒曰春秋孔子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寓褒貶之至公安國潛心

法畧具廢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之意耳雖然安國春秋之傳蓋

其蔽綱已深終莫能悟也

綱帝定都臨安即今杭州發明高宗至是誠無意于中原矣苟有志于中原者

不都川陝則都荆襄不都建康則都維揚今而

胡借為高

胡借為高

擬宋胡安國進春秋傳表先聖筆削之書春秋傳心之要典安國著春秋以成志

潛得聖人之旨二十四日讀一遍

春秋之義莫大乎復仇人當以堯舜為法賢于他好是誠賢于彼也然人當以堯舜為法向至此而自恕耶夫子雖多亦奚以為之訓有違吾故著之

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廢幾聖王經世之志

定都臨安僻在海隅初非用武之地則恹恹然苟安之意見矣  
帝定都臨安  
高宗無意中原  
臨安非用武之地

趙鼎言檜可大任  
是敦復有要色

擬宋賜衍聖公孔珣衢州田謝表  
振意不在大中  
丞相當自為去就矣

承相當自為去就矣

三月以秦檜為右僕射兼樞密使  
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丁南湖曰按秦檜欲與敦復共成和議使所親諭之曰國公旦夕可至而敦復獨憂之是即張九齡之先識李旼甫也况檜既相即引身求退願居數年乃卒蓋匡國之忠保身之智可謂兩全矣其為晏殊曾孫程願翁子豈不有光而無吝耶

五月王倫偕金使來時金議以河南○六月賜衍聖公孔珣衢州田以奉先聖祠事田凡五頃時珣寓于衢○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

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振人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張致遠不書黃  
以子誣出  
趙鼎一揖而去  
趙鼎松國有大功

秦檜留身  
秦事

相公為天下大計

趙鼎罷歸自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辯帝欲併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誣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檜乃出鼎知紹興府秦檜率宰執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自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癘當靜以養之若復攻之必損元氣矣後王庭入對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可憂無虞他人所不及○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相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君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許之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復進前說知帝意不回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群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苟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

大喜節擢如淵劾異議者卒成檜志按宋史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願去尊號奉其正朔比于藩

君臣之分已定二事使者大指

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來歸河南陝西之地初王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及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謂王庶曰使五日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韓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

向子諲不肯拜金詔

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金詔諭使至平江子諲不肯拜金詔乞致仕且

丁南湖曰向子諲初淮南時張邦昌為詔至獨武尉徐端益不拜而童諫屈已和戎之耻是責人既明而怨已不昏可謂聖賢之徒矣彼子

言開不草國書傷者所爭在義

網詔群臣議和金得失禮部侍郎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製非是論之不聽請辭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

李綱料虜敵未有五

王倫使金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借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尊號令三也必求我賄賂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

從一則大  
軍去

胡銓抗疏  
極言和議

之非  
問李綱胡  
銓和議何  
如

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友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  
邀求可無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  
狎和。小人。帝并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  
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  
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  
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  
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夷狄之俗。朝廷宰執盡為陪臣。  
天下士大夫皆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  
無禮如劉豫也哉。如劉豫既立為帝而又廢之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  
后可復。淵聖可歸。中興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  
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  
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宮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

胡銓之斬  
王倫

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百出而倫又以奸邪  
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  
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萬口  
一譁。皆欲食倫之肉。恐一旦變作禍。且不知陛下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  
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  
資。檜不能致君於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謂晉高祖石敬瑭也。借瑒。則  
貢及割地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檜曰。  
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  
若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  
密。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意。街。南門內。書有。變  
夷。郎。若。今。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  
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魯。仲。連。不。肯。帝。秦。曰。連。有。蹈。寧。能。處。小。朝。

丁巳周監南

宋高宗三十三

五九

皇師古銀  
其善于木  
金人募之  
千金  
剛中啓事  
賀胡銓  
直三代以  
上人物  
可與日月  
爭光  
甲與奏議  
第一  
二公忠誠  
贊金石  
凌水霜  
王庶七疏  
求去  
王庶乞免  
登善和議  
文字

廷求活邪書上連貶竄初除名編管韶州後迫于公論改監廣州都鹽倉宜興縣名今屬常州府進士吳師古錄其書于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以啟事質銓之謫二人俱被謫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謝枋得曰

胡澹菴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張時泰曰

嗚呼李胡二公之疏真可謂忠誠貫金石節義凌水霜者也

袁了凡曰

胡忠簡公論王倫秦檜劄子並出范公疇筆而忠簡以為公序云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也其必墮危禍而不忍及其親朋友之厚德又公所以寧歿世而弗敢忘也

綱王庶罷回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邪檜大恨庶因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丁南湖曰王庶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檜大恨之庶因乞免知潭州彼勾龍淵乃劾其欺君罔上胡女明乃劾其欺

綱作怒寧宮還命作宮以待之己未九年金天眷二年○西遼咸清四年○夏大德五年春正月大赦綱直學士院樓煇草救文略曰乃上穹開悔過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

張俊諫和  
議之非

綱戰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俊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鑿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信義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大小將帥孰不解體昔楚懷王入觀於秦一往不返遂今千載為之痛心漢高祖知項羽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

二事足為  
今戒  
岳飛力陳  
和議之非

綱陵地名在陳州城西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為今之戒矣前後凡二十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亦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

綱

吳璘不愧  
能宣國威

如圭畫畫  
秦檢主和  
之非

非御不聞  
此言

尹焞固辭  
不拜

尹焞李問  
淵源

尹焞可以  
繼震

益怒遂成讐隙和議成刻加爵賞飛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命吳璘  
在熙州其幕客凝為賀表璘秋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  
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遣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壽詣河南府奉陵寢自初史館校

勘范如圭以秦檜力建和議用書畫檜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

不喪心病狂柰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

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

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玄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儂等往檜以

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

以尹焞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固辭不拜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

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同于魁物而故也胡安國與震文亡朕痛

惜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乃有是命焞以和議為非不拜

張時泰曰

世所以行世道也利議一成則和靖之道不可行矣道既不行  
表利靖之清風高節也荷歟休哉

和靖清風  
高節

以具珩為  
四川宣撫

使

命○綱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  
元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珩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  
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珩病甚扶掖受

命○綱四月罷權吏部尚書安敦復自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

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

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南踰月罷知衢州

監五月鄜延副將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世輔之先後德青湖人自

檢父子雖嘗事齊每相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

離喝欲歸朝金兵未追縱之而奔西夏其家屬三百口皆被戮于是兵

于夏以復仇欲取陝西五路與夏既出則知陝西已

還宋乃卻夏兵揭榜招兵擒害其父母者斬之遂歸

不以身計  
誤國家

會

一則

天

三

百

備用兵  
本孫吳

吳分其  
狗國

屹然西川  
保障

中賢以未  
賢將

萬世不可  
忘此賊

諫六月四川宣撫使吳玠卒。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皆備。玠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不以親故權貴之為，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及卒，西人思之，為作廟以奉焉。

周靜軒曰：吳玠忘身殉國，百戰禦金，屹然為兩川之保障，忠君憂國，死而不渝，自中興以來，若玠者，誠可謂之賢將也。卒而書爵，豈過子乎？

丁南湖曰：史稱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同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至論也。但玠晚節荒淫，璘多喪敗，為可惜矣。璘之子挺，戰功屢立，克有父風，而其孫璘，復宗於謀叛，豈非三世為仇，道之所由耶？

蓋士儼還自河南，貶兵部侍郎張燾，知成都府。先是，燾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誓也。因極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仇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

秦檜患之遂貶

真氣吐而  
星斗寒

廣義：觀所奏之言，所謂直氣吐而星斗寒也。高宗寧不為之動心，且其不亡者，特幸焉已。

綱：秋七月，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冀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鑑：東京留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是時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論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廣至汴，倫即解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會撻懶友金人執之。

綱：冬十二月，李光罷。自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於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美國權。

誠心共濟  
國事



懷姙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張時泰曰

張浚之薦秦檜而後排之。李光世之署和榜而後非之。是人者正猶延盜入室而戒其取貨也。悔何及哉。

東京... 命... 金... 檜... 怒... 光... 去

國事

皇... 其... 也... 而

秦... 檜... 怒... 光... 去

檜... 怒... 光... 去

